

燕 大 月 刊

第三卷 第一第二期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

目 次

近代各國的政府組織及其權限.....	莊 恭
歐戰後美國對外政策 (J. C. Malin 原著)	之孚譯
歷代風俗研究導言.....	瞿兌之
美國學者對於社會思想史之材料的意見 (Hornell Hart 原著)	李安宅譯
中國財政問題(周作民講).....	李獻琛記
台山之經濟及交通實況.....	李錫周
愛人 (西班牙Sierra 著)	冰叔譯
懷亡姊.....	巨淵
玫瑰.....	冰季
太貴 (法國莫泊桑著)	王成湖譯
詩四首	
沈默.....	程育和
秋郊.....	費浩叔
七夕懷杞子.....	石 倉
幽宮.....	韋叢燕
詩三篇 (選錄) (日本厨川白村著).....	魯迅譯
贈所歡 (選錄) (希臘 Sappho 著).....	周作人譯
編完以後.....	記 者

編輯者 北平燕大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月刊部

發行者 北平燕大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經理部

近代各國的政府組織及其權限

莊 恭

這篇文章的材料，不外由平日的報章雜誌及各國的憲法史加以圖表之說明而已；其目的在求讀者對於政治學上的政制問題，依憑歷史的事實加以注意而已。

(一)美國

(甲)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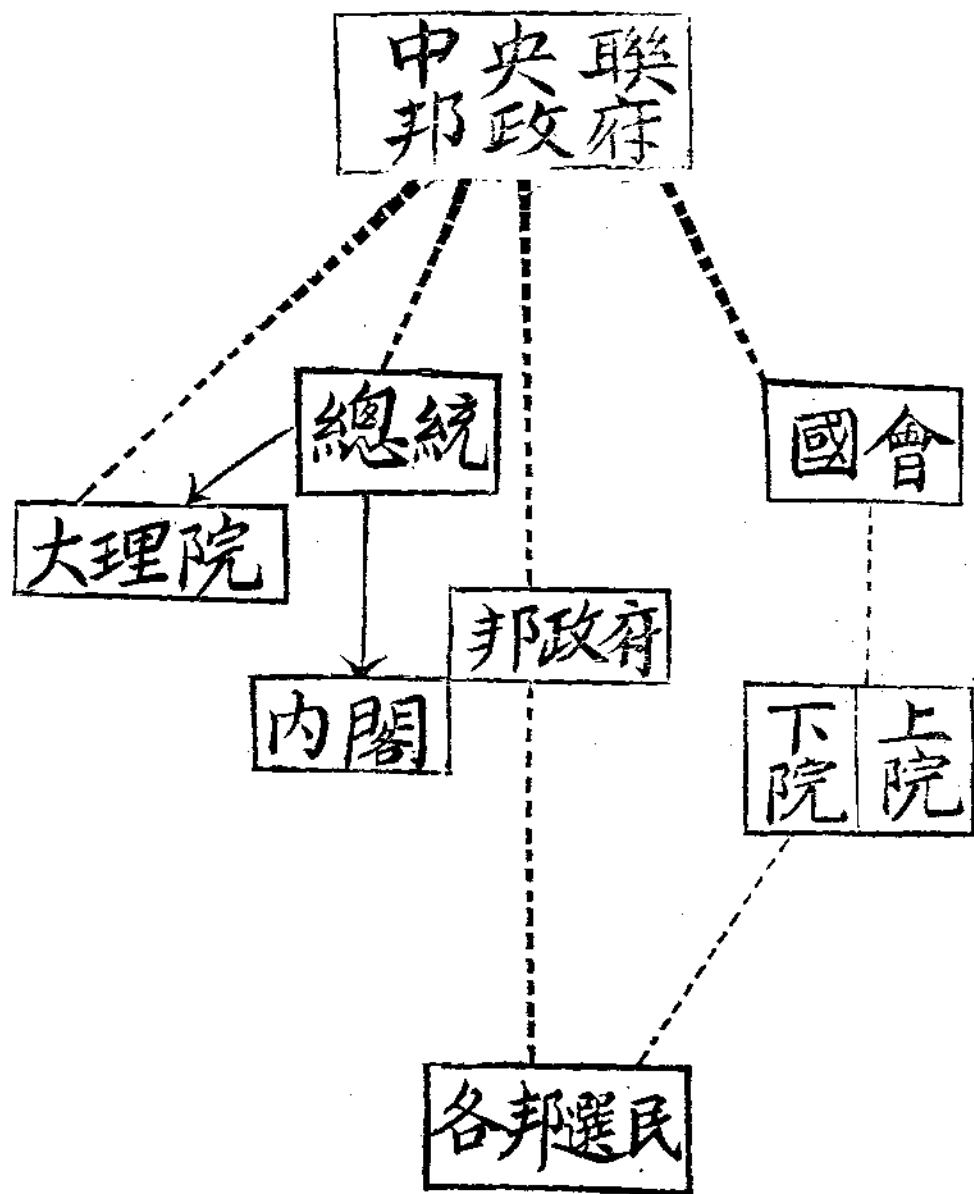
一七七四年十三州實行抵制英貨反抗英庭；經過幾載血戰，由殖民地，一躍而爲獨立國。復經一八六一年，黑奴之戰，國基始克奠定。採用聯邦制，由四十八邦組合；設有最高中央政府，元首由各邦人民公選的「總統候選員」選出。每四年改選一次，美國人都當作一件大事，共和民主兩大政黨的選舉競爭，至少有兩年的準備；在本屆的競選情形，可知一斑。

復有參衆兩院，前者在昔，本由每邦選出兩代表充之。一九二三年，改由民選，後者則按每邦人口之多少，以比例數出之，約二十餘萬公民之一。

(乙)權限

中央權限，採別舉式，詳載憲法，防免專橫。國會所立之法，苟非于憲法有抵觸者，當爲全國最高法律；邦政府之憲法，亦不得違反之。至於全國司法最高機關，爲中央大理院，院長雖由總統任命，然任期終身，完全獨立，不受總統節制，有解釋憲法之權，進而保護之；可以隨時宣告一切違憲之法律無效。歐美各國，司法部有如此神聖之尊權，無美若矣。至於內閣，由總統任委，本應對總統負責，代表行政機關；

然事實上，有不然者，蓋內閣行使職權，端賴議會；若不容於議會，一切案件，斷難大刀闊斧做下去。殆議會則握有監督財政，批准條約，承認任命，彈劾官吏等權，可以左右內閣，且進而指揮之也。此外議



會，于大理院裁判官之額數，審判律之制定，均得隨時修改之。由以上幾點看來，美國議會，統馭內閣，及司法機關。不過就另點論之，倘政海名儔，被膺中央的「大頭」，如羅斯福，威爾遜輩，議會非特不能節制之，且唯命是承。行政部，似乎為最高權力機關；中央司法

亦然，牠唯一的權力，保護人民，一切權利解決中央及各邦間之糾紛，而規定其權力範圍，保持中央憲法之尊嚴；如此說來，司法部，為中央最高權力機關矣。然事實上，又非如斯；蓋美國採用三權鼎立制，互相監督，互相制遏耳。

各邦政府之權限，採概括式的；除中央禁止之權限外，得在權力範圍內，各自行政，立法，或司法等事宜，惟在不抵觸聯邦憲法而已。

不過，美國是資產階級，佔絕對優勢的國家；表面上採自由代議制，在骨子裏，完全資產階級的事制。雖然總統人物不同，胖的，瘦的，滑頭的，或陰險的，都是「大幌子」而已。不知新任大總統，工程師哈佛，將顯出怎樣手腕，開此新舞臺局面，是很可注意的。



(二)意大利

(甲)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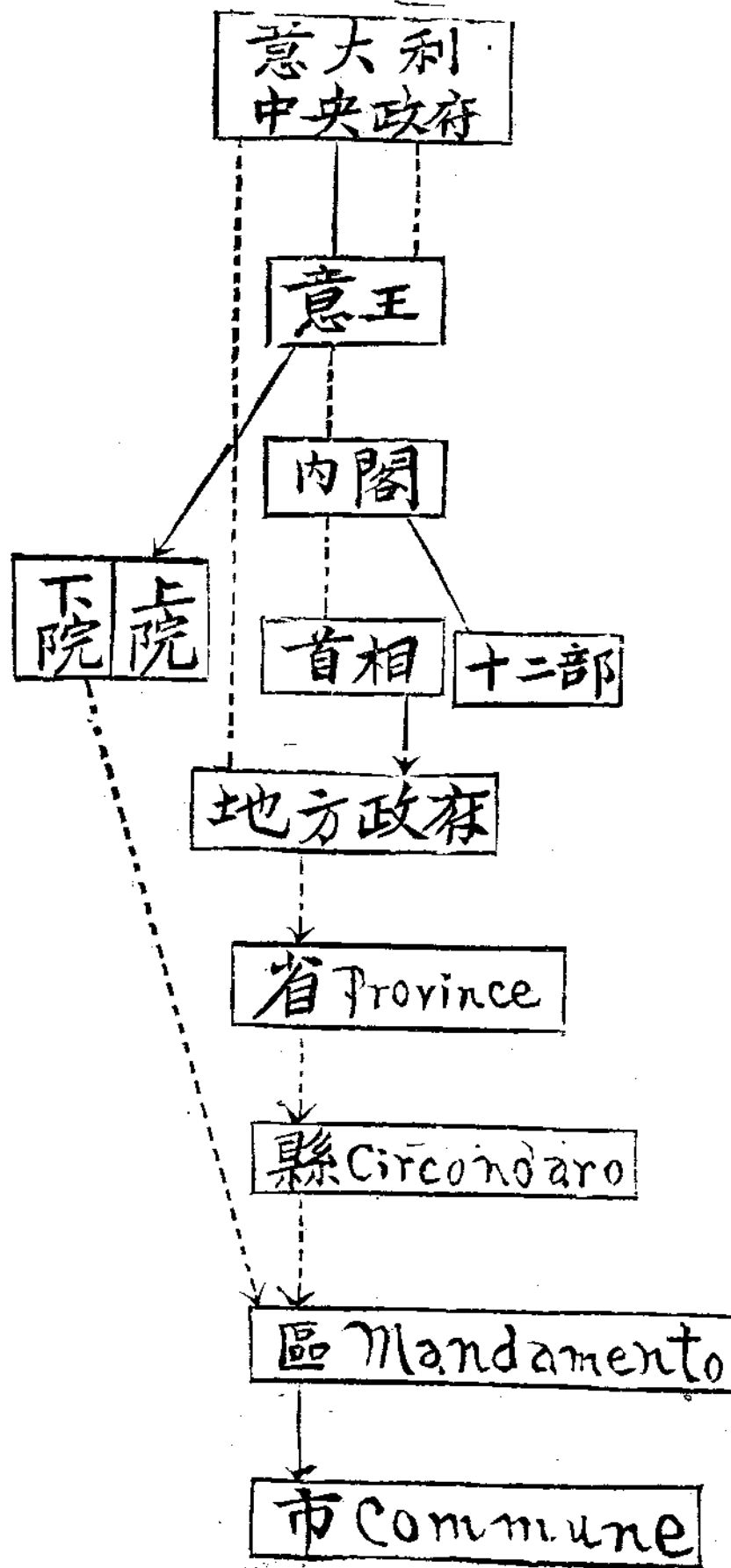
意大利的黑衫黨，一九二二年，征攝了羅馬城的罷工運動，掌握國權；無論內政，外交，均起有極大變動。黨魁黑沙里尼，出來組閣，「危乎殆哉」，險被共產黨等無產階級團體，革了命的意王，仍得苟延殘喘，享受皇帝的富貴生活。

意大利的內閣，由首相，兼外交大臣，及內務，殖民，司法，財政，教育，工務，陸，海，交通，航空，國民經濟，社團，等十四人組成。國會分上下兩院，上院議員由國王依內閣推舉的名額中，任命之，共四百四十四人；其中一部分，得由政府及公團選出。下院議員的產生，行區選制，由民普選。男子年滿二十一歲的，就有選舉權；女子從前到有選舉權，現在反被剝奪了。去年意首相，提議了一個新奇選舉法；取消區選制，設立了一個高等行政會。考核由十三個國民

協會及各法團，舉出的候選人；同時行政會，加舉幾個人，交給選民，照名單投票。這樣的選舉方法，黑衫黨（或名法西斯黨），纔當得起意大利國會名實相符的包辦大師傅，至於羅馬教主，早失其神聖獨尊高貴的威權，叫苦連上帝，也是無能爲力了。

（乙）權限

意國的政局，自從墨沙里尼——野心專制政治家，——登台以來，國內外的種種行動，都在向着獨裁制上行去。意王及教主，做了大傀儡。議會的威權損失幾盡；議員老爺做了墨氏的「跟班」。一切權力，都集中于行政部；首相墨氏，當然是全台的主角了。他的一切政治行動，僅對有名無實的國王負責。國會雖有投票，反對政府，內閣不必因之辭職。不過，在事實上，彈劾否決等權力的行使，還未見諸事實；因爲議員人數，法西斯黨佔多數，處處在袒護自己，撫植黨徒，滋長本黨勢力；斷無叛黨行動的餘地。有一點須注意的，意大利的行政獨裁制，墨氏獨手造成的；將來失散與否，讀者自己逆料罷，就政治思想史上看來，一黨專政，一人包辦下的制度，實是二十世紀平民政治運動的極大反動，極大阻力。總之，意大利國，有此出乎尋常政軌之政府，非黑衫黨的浪漫意民，甘心長此忍受專制壓迫。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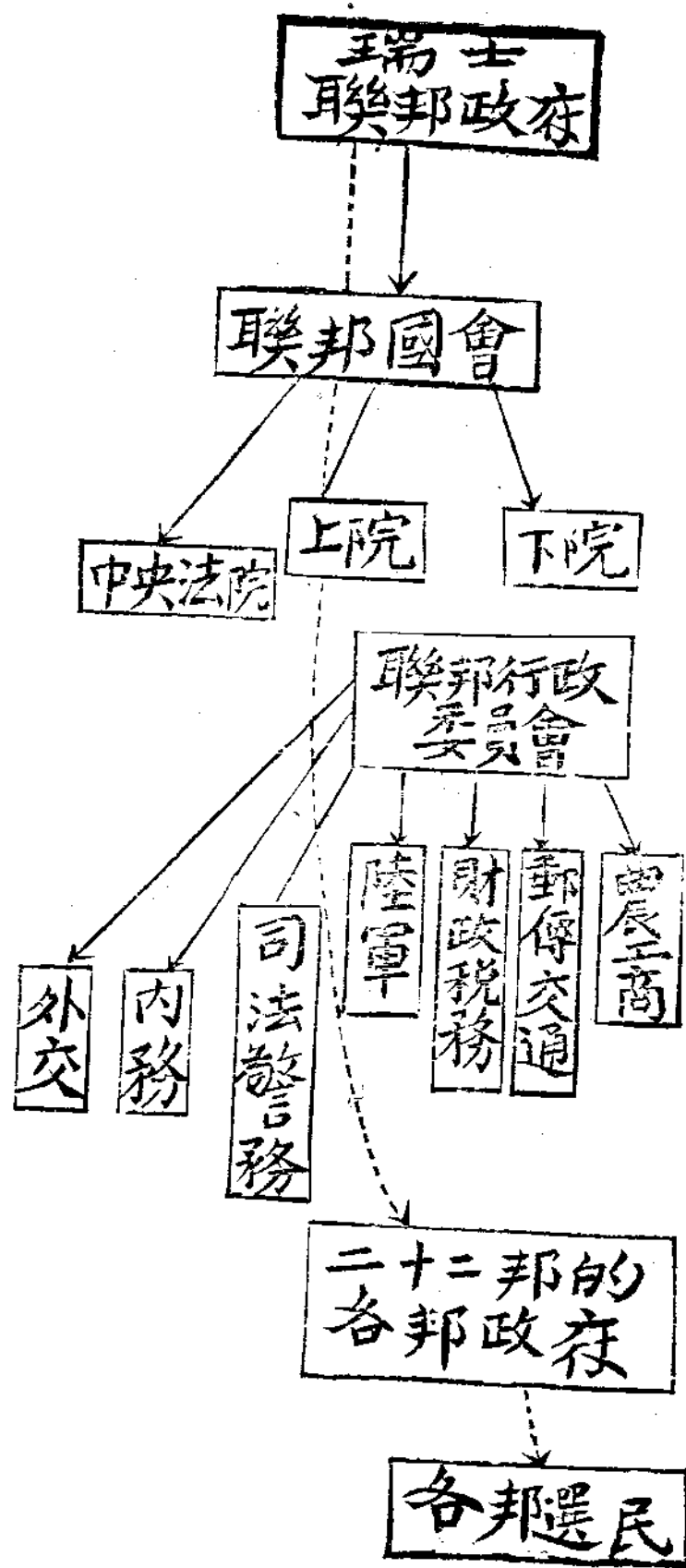
(三)瑞士

(甲)組織

一八一五年的維也納大會，瑞士脫離了法帝國之附屬集權共和國的地位，而被認為永久中立聯邦國，由二十二邦組成。政府採用委員制，計共七人；就七人中，選出兩個委員，充聯邦正副總統，任期一年，不許連任。此外陸軍，內務，外交，司法，警察，財政，稅務，郵傳交通，農工商等七部，七委員各主管一部。委員由上下兩院聯合選出，三年一任，如被連選，得連任之。至于國會上院，由各邦代表二人組成；下院議員，全國公民的代表，按各邦人口比例，由人民直接投票選任。聯邦中之最高司法機關，有中央法院，(Bundesgericht) 其裁判官，由國會選出，任期六年再舉可以連任。

(乙)權限

總統除充委員會之主席，及在國際間代表瑞士履行各種儀節外，沒有特別職權；因為重大事務，統用行政委員會全體名義。委員不受國會的罷免，似乎可以不對國會負責；不過，在事實上，國會操縱行政委員會，而行政部不能解散之。同時國會，并得施行下列幾種職權：例如（一）赦免刑事罪犯，（二）裁判中央各邦之爭點，（三）批准及訂立條約，（四）宣戰及媾和之通過；最大的權力，莫若監督行政，及司法各部。至於聯邦法院，幾等附屬國會機關；中央議會，所立之法，無權宣告無效；行政法問題上之案件無權過問；判決案的執行，無權直接施行。其權力，祇在解決中央和各邦間之訴訟問題，及充不服郡審判廳之判決的上訴法院而已。



瑞士國會，既然握有最高實權，而不敢濫行權力，有專制的，包辦的行爲；端賴瑞士國民，有直接複決權，及創制權。違背憲法，不顧民意的立法，可用國民複決權取消之。庸愚廢事的議會，可用國民創制權代行其職務。尤須注意的，在瑞士的政黨，勢力薄弱，不足以利用國民，操縱之，籠絡之，博得一己的虛榮。所以瑞士的政局很平穩的。政黨的互相傾軋，爭權奪利，以致國家凋蟻，民不安生等等的醜劣行爲，險惡的現象，瑞士少見有的。

——（待續）——

歐戰後美國對外政策

J. C. Malin 著 之孚譯

引言

美國史嘗說：美國沒有對外政策，或者，美國的對外政策沒有一貫的原則。這種概念的錯誤，美國的史家是負有重大責任的，因為他們寫美國史時，多記載些片段與不相連貫的事跡，少記載思想，政策，與運動的發展，他們是站在瑣屑與枝葉的事蹟的觀點上來寫美國史，不是站在整個事件的發展上來寫美國史。當然美國處置他的外交事件，比歐洲列強較少拘於政策內的根本原則，但是這是程度上的差別，並不是美國絕無政策之可言。就是這程度上的差別，也只限於幾種外交事件，並不是美國一般的外交都少注重政策。如美國對於門羅主義內

的文件內看來，他腦筋內在想着一八五〇年的太平天國之亂，在想着
一八五七年的政策。黑的政策是根據美國五十年前所定下的遠東政策
的原則與成案，他現在要用這種原則與成案來解決現在的問題。關於
這種問題有很多的例證，其中有一件現代政治上很重要的事件，就是
哈丁(Harding)不睬國際聯盟。這椿事件的解釋是：國際聯盟是數年
經營與發展的結晶，在經營中美國是很出力氣的。美國與國際聯盟共
同合作，表明政策的一貫。現在哈丁與上議院拒絕合作，這表明政策
的方向改變，方向的改變並不反對利益與政策的一貫。

論到美國的對外政策，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休茲 (Hughes)
在他演說詞的開始：

『對外政策不是建築在抽象的事體上。他是國家利益的實際計畫
的結晶，國家利益是由國家急迫的需要所形成的，國家利益在歷史的
演進中是活躍的看得出來。當這政策長久的規定與應用時，他表明希
望與敬畏，表明保護或擴充的目的，這些國家的意識中都是很須要的，
所以他超越黨的分派，他減輕各團體的抗爭。……擔任國家重任的政治
家，應當時時看清國家的目的與需要。……當我們看清我們自己的
利益時，我們也如別人一樣不變更自己的政策。』

缺乏一貫政策的概念的錯誤，影響於現代的政治。他使美國人總
以為：當一個問題發生時，政府沒有一定的原則為根據，他對於這問
題的態度以問題的本身為轉移，或以公平正直的觀念為轉移，或以貪
官污吏的意見為轉移。其實，仔細研究這問題的整個，仔細研究這問
題的背景之後，知道這種設想是不對的。這問題處置的方法，是於一
種很重要很確定的原素，這原素是由經久的根本政策上所創出的。對
這問題現在所要做的事，是：怎樣處置這種特殊的問題，能使這根本

的原則與政策，他自始至終都是堅守着的，或者他在某時期以內，他對於他根本目標是少有變更的：這種事實在其他國家是罕見的。

對於國家問題，要一般民衆有長時間的興趣是不可能的。當一個問題與一般民衆意識接觸時，民衆都以爲他是新的事件，或比較新的事件。然而這問題對於國家的官員則不然，他們要使這問題與他前後的事件連貫。關於國內問題的政策，要改變他或者要他有猝然的變更是可能的；但是關於對外事件的政策則不然，他的變更是很困難的，甚至有時是不可能的。國際公法上有一個基本原則，凡一個行政人員或一個政府所訂立的條約，對於他的繼任者是有拘束力的，是永遠有拘束力的。每個繼任人員多少都受前任人員的拘束，特別是關於各種連貫的事務與國家長久的利益的事件。當一種新事件發生時，這新事件必定要與現存的成案，條約，與允許符合。還有一種所當注意的事，這就是現下的利益；經濟的，軍事的，與政治的。這些個國家的利益變動得很慢，所以由這些個利益所形成的政策，也必須是漸漸的變更。美國在大選以前，個人與黨的意見與政見，可以隨意發表與宣佈，但是選舉完畢之後，繼任人員所處置的事件，必需要與現存的成案符合。現在舉幾個例證來解釋這事實。一八八九年哈禮孫(Harrison)加入爲摩薩亞(Samoa)保護國之一，以後，克利夫蘭(Cleveland)當選，他個人反對這種舉動，但是他仍勉強的執行哈禮孫所訂的條約。在一八九三年夏威夷(Hawaii)的革命爲美國的官員所默許而暴發了，事後吞併條約訂立了。克利夫蘭在他就職以後，他想讓皇后復位，但他不得已勉強的拋棄個人的計畫，而執行他以為美國做錯的事件。還有一件事是嘿(Hay)的政策，至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〇年嘿的關於中國門戶開放的政策。美國史都普運說嘿創始了門戶開放政策；但是由他

政策的計畫實施出來。所以在尼加拉瓜 (Nicaragua) 內，美國在加勒比 (Caribbean) 地帶用攬權的政策為原則，尼加拉瓜的國內政法紛亂不過是地方的特殊問題而已。至於某派的對與否，則以國家利益大前提為轉移。美國史家都知道外交是應當有政策的。不過在這裡應當記住：站在瑣屑與枝葉的事蹟的觀點上的史家，他們是走了極端，這極端可以做一個警告，警告以後當採用別種方法的時候，不要走其他一方的極端。

對於美國外交史還有一個批評，說他太注重政治方面的外交關係，而完全忽略了經濟方面與軍事方面的外交關係。現在人們普遍的承認：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與軍事的鬥爭，是世界史的兩個重要原素：美國在近幾十年來變為世界數大資本主義國家之一，然而美國史還只記載政治方面的外交關係，這當然是一個缺欠。倘若要仔細的分晰，政治政策是無意義的，除非他是把國家各種的利益，以政治政策的方式發表出來，這才有所意義。國際間兩大最重要的利益是：經濟的利益與國家的保護，這兩大利益在外交史上是有同等地位的。

美國是世界上惟一的國家，歷史是本國人自己編的。這種事實可以解釋美國史——國史與外交史——的缺點。他缺少客觀的態度與歷史演進的觀察，他帶有國家的色彩，他拋棄事實不記載。例如，有幾種政策歐洲大陸國家採行了，人加之以帝國主義的名號；而這種同樣的或相似的政策美國採行了，在美國史上反說這是文明國家的責任，以為達到將來文明的理想主義：這是甚麼緣故呢？這種的辯護恐怕不能欺騙他人，只能欺騙美國人罷？

其他各重要國家的歷史，各國，各處的專門史家編了又編。但是歐洲史家中，學識够上編美國史的，至今還沒有一個。歐洲人很少知

道美國的歷史，很少能精細的批評美國與美國的政策。就是美國人自己，也差不多一樣不知道他們自己的歷史，不承認他們的缺欠，不接受外國有價值的批評。現在歐洲漸漸對於美國史發生興趣，這是現代美國編史的一個重要發展，將來這種興趣發生效力時，從前腐敗的現象大概可以遏止了。美國將漸漸的要遇着許多不好受的分晰與批評。Pollard 的 *Factors in American History* ——此書為一英國史家所著，為英國人民所用的——是一個好例子。不幸這本書的取材，是由美國所經過手的舊材料來的；但是無論如何，這件事對於美國人是很有興趣的，這可以指示：將來國外史家研究美國史時，他們要怎樣的作法，有怎樣的現象會出現。

國外貿易

戰後美國的國外貿易，經過屢次的整頓，所以商務紛亂，漲落不定。在這種的情形之下，要得一種結論是很困難的。因此，五年的平均數或者代表當時的情況較為準確。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五年的平均數為基數一百；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五年出口價值的每年平均增加數為百分之八十四，一九二二年增加為百分之六十一，一九二五年為百分之百零七。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五年進口價值的每年平均增加數為百分之百零一，一九二二年的增加為百分之八十一，一九二五年為百分之四十七。出口每人每年的平均數：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五年為二十三元九角八分，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五年為三十七元九角一分，一九二五年為四十一元一角四分。進口每人每年平均數：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五年為十七元四角六分，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五年為三十元一角五分，一九二五年為三十五元六角六分。一九二五年出口的十大宗，照貨品的重要以為先後列在下面，括弧內的數目表明這種貨品在

一九一三年的地位：生棉(一)，煤油(三)，機器(二)，汽車(十五)，麥麩(五)，銅與銅製品(四)，煙草(十二)，戰油(七)，棉製品(十一)，鋼鐵(六)○出口十大宗如下：生橡皮(四)，生絲(五)，咖啡(一)，糖(三)，羊毛(十三)，紙(十九)，毛皮(十五)，煤油(二十)，皮革(二)，錫(八)。

出口貨品中，原料漸漸減少，由一九一三年百分之三十·一三降到一九二五年百分之二十九·三四。生食料品與製造食料品由一九一三年百分之二十·八二降到一九二五年百分之十八·五。半製造品由一九一三年百分之十六·八三降到一九二五年百分之十三·七三。製造品是惟一增加的貨品，由一九一三年百分之三十一·九七加到一九二五年百分之三十八·二六。進口貨品中，情形與出口貨品正相反，原料增加，由一九一三年百分之三十五·零四加到一九二五年百分之四十·七二。生食料品與製造食料品是百分之二十二，前後沒有什麼變動。半製造品由百分之十九·二七降到百分之十七·八七。製造品由百分之二十二·五一降到百分之十八·八三。關稅政策與產業制度的發展，獎勵原料的進口與製造品的出口。美國將要成爲一個變狀的國家，他將世界的原料製成製造品，這製造品不但在國內銷售，並且要供給全世界的消費。

原料問題

十九世紀末葉，世界上帝國主義的火焰復熾。隨着這種的火焰，十六與十七世紀的重商主義，形式稍爲變更，又重新的復興了，人們名之曰新重商主義 (Neo-Mercantilism)。重商主義最大的目的是：建設一個平時與戰時自給的國家，佔有世界重要的原料，霸有世界適宜的市場。因要保護這種的國家，強有力的海陸軍是當然必須的。美

國在這時隨着其他產業國家走上這路程了。但是結果，帝國主義沒有建設獨立與自給的國家，反而各國都互相依賴互相掣制了。因為產業需要原料，把地球上的各部分都拉到一塊來，不管各國政治的背景是怎樣。

剛是近代經濟制度中一種重要的產業，他可以為一個例子，證明美國及其他各國的互相依賴的事實。美國鋼業公司的總裁在一九二一年編製一個表，載鋼業上所必須進口的原料。這表有十四頁半，載有由五十七國輸進的四十種原料。銅的大部份由智利，葡屬非洲，墨西哥，坎拿大，與祕魯輸入。美人在智利，祕魯，墨西哥，與坎拿大已有投資。鉛由智利，祕魯，墨西哥，坎拿大輸入。鐵礦苗由瑞典，智利，古巴，北非洲輸入。錳為一種合金，用以製造堅硬的鋼產品，如鋼軌，建築鋼料等。美國所用的錳，有百分之一至三為國內出產的，其他大部份是由古巴，印度，俄國輸入的。一九二五年六月的報告說，美國在俄國得有一個特許，在佐治亞地方開採錳礦。鑽是另一種重要的合金，用以製造盔甲，手鎗，機關鎗，各種產業上須快速度的器具，及各種的機器利器；其實純鋼在什麼地方都是需要的。鑽在其他的產業上——如製革業與印刷業——也是很重要的原料。鑽的出產在國內是很少的，多半由洛諦西亞，新喀利多尼亞，小亞細亞，俄國，巴西輸入。美國管理新喀利多尼亞的鑽礦。錫在美國不出產。美國用全世界所出產的一半，成為世界的錫片製造者。錫是由馬來半島與東印度供給，現在波利亞的安第斯的錫礦也在開採。棕樹油用以製造錫片，由英屬西非洲與比屬剛果出產。鎳在美國不出產，但是為製造盔甲，大礮，橋樑，鋼軌，堅硬機器的一種重要的合金。鎳的合金很多，可列滿五張紙。坎拿大是鎳的出產地，但是他的礦多半由美國的資本所經營。

鎢在平時戰時都是重要的原料，出產的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用爲鑄造器具鋼料，爲電光的原質。鎢在美國出產不多，在歐戰急需的時候，他出產百分之十二到二十五，但是到一九二一年與一九二二年時，他一點也不出產了。中國出此最多，波利非亞，葡萄牙，西班牙也稍微出產。鈳是一種最新的合金，由安第斯與祕魯出產。美國鈳礦公司——美國一個合股經營的公司——開採這礦，將這礦苗運到匠茲堡去。

美國是一個用合金最多的國家，無論平時戰時都是需要的，所以美國注意他的出產是當然的事。鋼業如此，其他的產業——製革、油、畫、繩索與苧麻、菜油、橡皮等——也必如此。現在普通都公認：自一九二二年來，世界九種重要的原料都被外國出產機關所壟斷，有的機關政府還加入。九種原料及其壟斷者如下：龍舌蘭，墨西哥；硝酸鹽，智利；碘，英國，鈳化，德國；橡皮，英國與荷蘭，金雞納霜。荷蘭；錫，英國；水銀，西班牙與奧地利；咖啡，巴西；Quesracho，阿根廷與巴拉圭。大宗棉料——由英國政府的獎勵與扶助而出產——有時也包括在內。

除上列爲他人所壟斷的原料之外，還有許多原料美國是完全要依賴的。生絲與樟腦爲日本所壟斷。設若沒有日本的生絲，航空事業與製礮術必發生障礙，因爲生絲在製礮術內用爲製造礮彈囊，在航空事業內用爲製造傘膜。桐油爲中國所壟斷，用爲製造防水油漆物的要品。美國用全出產的五分之四。中國政治的紛亂很影響於他的出產。薄片松香與苧麻爲英屬印度的壟斷物，他的用處很大。美國的可可多半由厄瓜多爾供給，這產品自一九一八以後爲美國資本所經營。

歷代風俗研究導言

瞿兌之

本學期歷史學系新闢歷代風俗制度一科，猥以謏劣，來忝講席。創立之始，同人或未能了然於其所涵之意義，又非數行解釋所能曲盡，敢為申說如次，俟同好者共詳焉。

歷史所以記人類已往之活動，而尋究其聯鎖之因果關係，決非為一人一事而作，更非為一部分之人或一部分之事而作。故研究之對象，當為多數之平民生活狀況。獨惜往時吾國之史家著作，多僅注意於政治，而不注意於社會。僅注意於上層之社會，而不注意於中層以下之社會。僅注意於少數之個人，而不注意於社會之全體。僅注意於表面之觀察，而不注意於縱斷之觀察。於是吾人所得之結果，知某時代有某人有某事，而不能知其人其事之背景，即不能知其人其事所以產生之因由。知其獨而不能知其通，知其偶而不能知其常。凡此種種，皆於歷史之真義未能發揮搜剔而亟待於吾人之補置者。

今茲研究之範圍，蓋略如左表。

平民生活狀況	}	職 業——各種職業之概況
		衣 食 住——建築交通服裝飲食等
		社 會 組 織——社會經濟制度以至涉於政治之一部分
		思 想 習 慣——宗教信仰語言文字等等

吾人欲真實了解某時代，則宜設身處地，為某時代之人。為其時之農民耶？則試觀其田畝之多寡，樹藝之種類，耕種之方法，賦稅之負擔，舉凡農民所日常接觸之環境，皆吾人所當想像而得者也。為其之儒

主耶？則試觀其求學之方法，出身之途徑，舉凡儒生所日常接觸之環境，又皆吾人所當想像而得者也。各種職業爲構成社會之分子。周尋而專究之，則社會全體豁然呈露無遁形矣。

至於居處衣冠飲食等等爲研尋史事最顯著之資料。民生之豐儉，文化之升降，民族之移殖，思想之轉換，在在有關。趙武靈王易胡服，此衣冠制度之一變也。然循是而相偕以俱變者，如流丸之互觸以走演而不可已。因衣冠之變而易車爲騎之風盛，則關於交通關於戰術者。因戰術之用騎兵，而舊時田畝之制不足以資防衛，而田制亦因之而變，則關於社會經濟者也。因衣冠之變而漸改席地之風，則關於建築居處者也。因改席地之風而舊時拜跪之制亦不得不因之而改，則關於禮俗者也。觀此種種之變遷，而匈奴民族之南移與中國文化之感受外來影響，皆躍然如見矣。

更如漢代以馬駕車而視牛車爲至賤，江左諸朝則無貴賤，皆乘牛車，此因風俗之變遷則可以測知土地物產者也。

更如秦漢以前，視藏冰頽冰爲國家大政。而於冬日然火取煖之制，寂焉少聞。喪禮賓禮皆須徒跣。苟非其時氣候較今爲暖，似皆不合。此因風俗之變遷而可以測知天時氣候者也。故欲真實了解其時代，非審知其風俗無由。凡此種種皆可證也。

復次而言社會制度，由物價之變遷可以覘生產之豐確。由資產之種類可以覘富力之贏縮。由民居之移徙可以覘種族之分合，文化之盛衰。由婚喪禮俗之參錯可以覘家庭之組織社交之情況。舉其拳拳者而已樊然呈異觀矣。循職業之別以求之，則深入而得其蘊。循社會制度之概以求之，則旁觀而會其通。兼是二者而其時整個之社會皆可儼如親歷其境矣。

復次而言思想習慣，此與其他風俗制度有連鎖之關係者也。有如西方文化之輸入中國，影響及於藝術及於思想及於語言，在南北朝爲至顯善之事實。枚舉其細，更僕難終。即其微可以知其著，即其偏可以知其全也。

吾人試閉目存思於既往之歷史，而覺其有自然之段落數者存焉。此段落者不以少數人之力量而成，亦不以政治之力量而成，蓋全體社會感受種種之影響而變革於不自覺也。戰國以前爲一段落。戰國以後經中國內地各民族之勃興運動，而古代各種組織逐次淪壞，以至於秦充其摧陷廓清之功，遂開兩漢之局勢。於是又爲一段落。經魏晉間之競爭擴展以至於隋，而國外勢力得以盡量加入，漸形成一種繁複燦爛之局面。於是又爲一段落。李唐承南北朝醞釀純熟之後，發揚光大而臻於文化最盛之期。於是又爲一段落。唐之餘風存於兩宋者甚少，兩宋之地位略如戰國，蓋至有元而更成一種新局勢。元之年齡雖促而功等於秦，其所興作，莫之或廢。唐代所存，至是則幾盡矣。於是又爲一段落。而由朱明以至有清海禁大開之際，則爲最近之一段落。

今茲研究之程序，當依上述之分段而探索其所以構成此時代之原因。其粲然具於史冊者，無勞更紆智慮矣。其隱現於史冊之背而有待於吾人之爬梳羅列比附而審觀之者，蓋雖埋首以至華顛恐猶未能盡其蘊也。

向者不云乎，胡服之風既倡而席地之風俗漸革，此一大變革也，而古人作史者初不以之詔我。直至朱熹始作跪坐拜說，趙翼陔餘業考引此段而加以博辨，而此一段史迹始豁然明白。古人恨無專言風俗之書。有之亦不足觀其會通。惟顧炎武日知錄與趙氏此書抉發精透。可謂閎識孤懷，古今史家罕有其比。此二氏者蓋茲學之執爨前驅者焉。至於

晚近則章炳麟檢論王國維觀堂集林，皆嘗從事於此。皆吾曹之先導也。

治史之難，在乎審定史料之真偽，吾國史冊浩如煙海，而尋行數墨，虛泛爲多。舉其通病，蓋有三焉：多記言詞，罕見事實，一也。拘牽文家之習，動摹古調，全失其真，二也。此唐以後之史所病也。傳聞異詞，僞書雜出，時代難辨，三也。唐以前之史所病也。吾曹今茲所從事，當酌衷羣言，而挈其概要，以正史爲主，而以雜史，及小說，詩文，金石，圖畫爲輔。披沙揀金，執管窺豹，有所得則表而出之。使千百年前隱藏於灰燼塵壤中之民生狀況，如電影之重加映演。巍巍大庠中，有好學深思通古今之變者，其不河漢斯言，而欣然共起以從事乎。不佞之來忝講席，擁篲清塵而已。

美國學者對於西洋社會思想史之材料的意見⁽¹⁾

Hornell Hart 著

李安宅 譯

凡打算在社會學底領域裡作進一步的探討的學者，都發生了疑難。不但該科學底範圍，主要原理和結論方面，成爲極大的聚訟，就

(1) 原文名 "The History of Social Thought; a Consensus of American Opinion" 載在 "Social Forces" 卷六，二號，1927年，12月。又

原註：本文是哈特得到 Anne Morrison, Harriet Ahlers, Mary Bell, Elizabeth Evans, Mildred Fairchild, Gertude Schmidt, 和 Twila Neely 諸人底協力而作的。

是誰該列爲該科底權威而加以研究，也沒有一致的意見。例如帕爾克 (Park) 和伯吉斯 (Burgess) 在社會學引端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裡將西麥爾 (George Simmel) 引了四十遍，西麥爾也包括在哥倫比亞底社會學史裡面，然在米租利 (Missouri)，魏來斯雷 (Wellesley)，或倫頓大學底學科提綱上，並沒有提到他；李希田伯哥爾 (Lichtenberger) 在他底社會理論發展史裡，包嘎達斯 (Bogardus) 在他底社會思想史裡，均未提到西麥爾，即在刻斯 (Case) 底社會學引端大綱，對他也不甚注意。刻斯引羅斯 (Ross) 三遍，而引西麥爾才三遍；帕爾克和伯吉斯引羅斯七遍，而引西麥爾四十遍。陶木斯 (W. I. Thomas) 被帕爾克和伯吉斯引了三十四遍，被刻斯引了二十二遍，然竟未被李希田伯哥爾所提及。這類的不一致，是通例，不是例外。

一個學者既遇到這樣矛盾的取捨，便容易不是茫無所從，就是要採取偏見，他適巧與那一派接觸最密，就要採取那一派的偏見。

本文底作者所持的理論，以爲可以決定一個近似一致的意見，看看在社會思想底發展上，到底這些不同的貢獻，比較起來，有多大相對的重要。將美國作家看作在社會學底發展上貢獻最大的人物，選擇出來，爲得到一個客觀的根據起見，遂將社會學者加以編定⁽¹⁾；至於編定所取的出處，便是：有著作在倫頓，哥倫比亞，米租利，魏來斯雷各大學底社會學課程裡所討論過的社會學者；在包嘎達斯，李希田伯哥爾，和司帽爾 (Small) 底社會學史裡所討論過的社會學者；在司帽爾底普通社會學，幾丁斯 (Giddings) 底人類社會理論的研究，布

(1) 原註：這種編定和定分的工作，很大一部份是毛利遜女士 (Miss Anne Morrison) 作的。

士 (Bushee) 底社會學原理，和笛雷 (Dealey) 底社會學；牠底發展和應用各書之索引裡所提到的社會學者；在喀富爾 (Carver)，刻斯，和帕爾克與伯吉斯選輯各書之索引裡見得到的社會學者；在大英百科全書和新國際百科全書底社會學書目裡所引證的社會學者；在卜利斯 (Bliss) 底社會改良新辭典裡所討論過的社會學者。在社會學課程裡所提到的，給兩分；在百科全書引目裡見得到的，給一分；見於其餘之書籍的，分成兩類：一類是居主要地位的，給兩分；一類是居次要地位的，給一分。在這種計畫裡，最多的分數是三十分。本文之後，即將得到兩分以上的社會思想家，列舉出來。

這樣的編定，一定會有嚴重的缺陷。尚在活着的人，有著作繼續下去，所得到的注意就要更大，其地位也要加以修正。其他被引入的學者，也會變更地位——特別是列在表尾的那幾位，德，法的作家，甚而英國的作家，都自然會給很不同的品定。這裡所有的不過是希望對於社會學更深的了解可以供給一個更正確的評價系統，所以現在的分析，只於是走向了解現狀的一個步驟，希望不久便被一個較好的作品所替代。

然而上述的品定，對於給與耶穌的地位，是該加以注意的。將關於『屬於基督教的』這個名詞的引證完全搜羅起來，耶穌底社會教訓所得到的總分數，不過是最大分數底百分之二十三，而馬起亞外里 (Machiavelli) 所得到的是百分之三十三，馬克斯所得到的是百分之四十，柏拉圖是百分之五十，亞里士多德是百分之五十七。固然可以說，耶穌不是個社會學家，然這個問題是可辯論的；即使他不是個社會學家，則達爾文也不是，但達爾文所得到的分數，竟是最大分數底百分之五十三。此表所列的思想家，若按社會學史底權威所給的注意來判斷，

則耶穌底社會教訓，不過站在次要的地位。社會學史底四種科目，沒有一個將耶穌列為社會思想家而加以討論的；帕爾克和伯吉斯，布士，喀富爾，笛雷和司帽爾都沒有提到耶穌。刻斯也不過給他一個次要的注意。

然這樣忽視，並不是一致的。李希田伯哥爾在他那十五章的書裡，專用一章講耶穌教，此外對於聖陶木斯挨快那斯（St. Thomas），路德，和加耳文尚與以另外的篇幅。卜利斯給耶穌的篇幅，比表內任何社會思想家都在兩倍以上。包瓊達斯將他底二十八章書，用兩章的篇幅給『古代基督教的社會思想』和『近代基督教的社會學』。他說，在耶穌底教訓裡『有根本的社會原理，通行而後，便可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

發現了某幾位社會思想行家是普通所認為於社會學底發展上貢獻最大之後，深造的學者第二步所要知道的就是，這些思想家底學說裡，某幾點是通常被認為有首要之地位的。為使這個問題底一致意見得到一步的決定起見，卜隣帽爾（Bryn Mawr）在1926—1927 的社會關係研究班裡，將表內得分最高的三十二位社會思想家，作了一個特殊的研究。學生分任攷究，在定分所採的著作裡，關於他們論文，和在旁處所可得到的材料，都參攷一過，將他們每人底學說各部所得到的重視數量，都記錄起來。在最要的部份上得到一致的意見以後，次一步的工作就將這幾部份底理論，根據著名而有權威之人底解釋，編起一個提綱來。再將這些提綱烹鍊起來，便成了下面的撮要。

每段撮要所包括的節目，其順序都是一樣的。人名；在我們底系統裡，得到最大分數之百分數目；在社會學上有卓然重要的著作；最重要的著作所刊行的期間；他底理論之被普通認為與社會學最關重要

的部份；更較圓滿的提綱所能見到的出處。

柏拉圖。50%。共和國。公元前 427—367。採用生物學的比論，說社會是建設在分工的。提倡根據才能的貴族政治，一切人格底圓滿發展，女子選舉權，和優生學。大英百科全書；李希田伯哥爾，第 3—28 頁。

亞里士多德。57%。政治學；倫理學。公元前 384—322。採用歸納法，人爲社會動物。家庭，邦國和財產是自然的，不是造作的。提倡根據才能的貴族政治，奴隸制度，優生學，公共教育，求富動機底避免。愛里斯 (William Ellis) 底政府論；李希田伯哥爾，頁 33—52；包嘎達斯，頁 101—13，

耶穌。23%。宣傳建設在天父和民胞之愛上的法門大開的天國。反對宗教集中於信仰，形式和節文上；而主持一個完美的人類秩序依賴於內心的態度。卜利斯；李希田伯哥爾，頁 73—91；包嘎達斯，頁 121—44；451—74。

馬起亞外里。33%。諸侯 (The Prince) (1)。公元後 1469—1527。採用歸納法。主張維持邦國底福利，不必顧及道德。卜利斯；大英百科全書；喀富爾，頁 764—81；李希田伯哥爾，頁 128—480。

卜丹 (Jean Bodin)。27%。了解歷史簡易法；共和六篇。1566—760。社會演化受風土的影響。社會組織起源於公共的利益和會集的樂利。李希田伯哥爾，頁 165—74。

浩布士 (Thomas Hobbes)。43%。邦機 (Leviathan)。1642—54。天然時代的人是自私的，自中的。結果便是個人反對全體。爲免除紛爭的恐怖起見，乃由相互的契約，創造了邦國——一個『邦機』。

(1) 譯註：此書已由伍光建譯成中文，名霸術。

大英百科全書；帕爾克和伯吉斯，頁 25, 29, 106, 140, 512, 614。

洛克 (John Locke)。43%。寬容論；民政論；人類了解篇。1666—90。人在太平的天然時代，由自動的社會契約而結合，以求得到組織的利便，但沒有消失他們底天然權利。他創立了經驗主義 (Empiricism)，否認內具的觀念，提倡寬容 (toleration)。卜利斯；李希田伯哥爾，頁187—92, 195—8；韋婁北 (Willoughby) 底邦國質性論 (The Nature of the State)，頁 74—5, 84—5。

孟德斯鳩。43%。法意(1)。1748。社會關係是受自然律之限制的。牠發生於傾向團結的天賦趨勢，而不發生於社會契約。文化和行爲都直接是地理風土等情形底結果。孟氏放棄了玄想，採用了具體的觀察。李希田伯哥爾，頁217—32；大英百科全書。

盧梭。47%。愛彌爾；民約論；不平說。1754—1762。在理想的自然時代，人生下來就是自由的，政治方面也平等。以後有了財富和人口的增加，就毀掉了自由，發生了罪惡。民約論創造了主權的總民意，調和了個人的自由和社會的團結。李希田伯哥爾，頁190—2, 198—203；包嘎達斯，頁182—84；卜利斯。

亞當斯密。50%。道德情操底理論；原富(2)。1759—76。放任主義：私人的利益可以達到社會的福利。自己對於旁人的設身處地和分受旁人底經驗；這等同情是進步底要件。社會的紛爭起於以地租爲生，以工資爲生，和以利潤爲生的人民之間的衝突。帕爾克和伯吉斯，頁397—401, 550—1；司帽爾底社會學起源，頁136—46。

馬爾塞斯。50%。人口論。1798—1803。人口有超過生活維持品

(1) 譯註：取嚴復譯，直譯爲『法律底神髓』。

(2) 譯註：取嚴復譯，直譯爲『國的財富』。

的趨向；但因積極和預防的阻礙而被限制。濟貧乃所以增加貧人的數目；教育始增進預防的限制。卜利斯；李希田伯爵爾，頁271—4。

聖西門。26%。1808。孔德和馬克斯底先驅。李希田伯爵爾，頁240—3；卜利斯。

孔德。83%。實事哲學(Positive Philosophy)。1830—52。社會學爲科學系統之冠。所有的思想都經過三個時期：神學時期，玄學時期，實事或科學時期。他主持觀察並將社會材料分成類別，而用數學作最好的工具。『知，以求預知。』秩序和進步，是人類社會之靜動兩方面，需要協和起來。他闡發了一個人本主義的哲學，注重同情，且創始了一個與神學無關的人的宗教(Religion of humanity)。他以爲女人是智力次於男人的。他也採用過生物的比論。包嘎達斯，頁209—25；李希田伯爵爾，頁236—62；大英百科全書。

密勒(J. S. Mill)。47%。邏輯的政治經濟；代議政府；功利主義；婦女制服論。1843—69。製定了科學步驟所須遵循的邏輯。爲解述經濟關係起見，他尋求實際的情形，而不取亞當斯密和馬爾塞斯所說的『自然律』，國家制理是個必需的害處，快樂底質和量同樣地制裁行爲。他主持婦人享有較大的自由，一切能讀，能寫，能算的人都應該有選舉權，但他反對匿名票。大衛孫(Davidson)底政治思想，頁158—235；喀富爾，頁788—808；大英百科全書。

達爾文。53%。物種原始；人類起源。1859—71。生存競爭和適者生存底結果，便是適應環境，而保存並積貯適宜的微變。他應用了歸納法。帕爾克和伯吉斯，頁513-22；李希田伯爵爾，頁274-9。

馬克斯。40%。資本論。勞動所生產的價值，因爲鐵的工資律的規定，不能如量取回，資本將這種剩餘價值取作利潤，因而剝削了勞動。

在經濟決定論之下，資本主義因為困苦和階級鬥爭增加底結果，而讓路於共產主義。卜利斯；新國際百科全書；李希田伯哥爾，頁 291—302。包嘎達斯，頁234—45。

巴克路(Henry T. Buckle) 43%。英格蘭文明更。進步是受土壤，風土，食物，和自然界普通現象之影響的。包嘎達斯，頁246—56。

斯賓塞爾。90%。綜合哲學(1)。他自野蠻生活之文化學研究入手，而將演化底原理應用到社會底發展上。社會是個生物學的機體。他提出了『拜鬼說』以為祖先崇拜是各種宗教底根源。他提倡放任主義：人們尋求快樂，需要運用才能的自由，其所應受的限制，就是旁人底同樣自由。議院對於調節社會所有的努力，乃是僭越了政府底適當範圍。李希田伯哥爾，頁308—51；大英百科全書。

高爾頓(Francis Galton)。30%。遺傳的天才；人類之天賦機能的探討。1856—1904。初創了優生運動。引用了統計方法。包嘎達斯，頁325以次；喀富爾，頁631—46；刻斯，頁754—9或帕爾克和伯吉斯，頁979—83。

白兆特(Walter Bagehot)。40%。物理學和政治學。進步需要合作；密切的羣在社會奮鬥上是超越的。社會的習用形成『風俗底凝結體』(Cake of Custom)；這種凝結體，為進步底力量衝破而後，乃更形成一個新的結晶體。李希田伯哥爾，頁 279—84；喀富爾，頁718—49。

沙福爾(Albert Schaeffle)。37%。社會機體底結構和生命。社會不是一個機體(Organism)，而是一個巨大心靈。羣是社會單位，個人不是社會單位。功用致成結構而結構限制功用。司帽爾底社會學起源，頁 295—305；包嘎達斯，頁 271—3。

(1) 譯註：嚴譯為彙通哲學。

德格利夫 (Guillaume De Greef)。27%。社會學的定律；社會學引端。1886—93。步武孔德，將科學分成類別，以普遍性底低減和繁複性底增加為序。司帽爾底普通社會學，頁 69—73，234—7。

來斯特華德 (Lester Frank Ward)。80%。動的社會學；社會學原理；純粹社會學；應用社會學。1883—1903。結合底三大等級就是宇宙發展，生物發展。社會發展，『匯能』(Synergy)——精力和互賴底混合體——是各種組織底基礎。相反勢力之創造的總合，使社演化，渡過種種級段。社會關係裡的動力，乃是求達肉體功用和心靈功用的肉體欲望和心靈欲望。這些欲望為『社會目的』之智力和有目標的品質所支配，便產生事業的成就。不自然而有目的的過程超乎自然而自生的過程之優勢，便是動的行爲之基礎。因此便有了需要，使教育來將知識作個平等而普遍的播散。李希田伯哥爾，頁 355—99；包嘎達斯，頁 276—300；社會科學底美國宗匠，頁 61—96；帕爾克和伯吉斯，頁 973—5。

拍滇 (Simon Nelson Patten)。37%。社會力底理論。1896。社會是起自一個痛苦經濟之中的，其生存要受避免外敵和痛苦之條件底支配。社會正在進到一個快活經濟——而暮氣，罪惡，墮敗，尚待戰勝。喀富爾，頁 127—32；笛雷，頁 7—9，293。

拉岑郝夫爾 (Gustav Ratzenhofer)。40%。政治學及其目的；社會學的認識；社會學。1893—1903。社會程序，與其說包含個人之間的互動，不如說包含羣與羣之間的互動。周遍宇宙，都顯現了『原力』(Urkraft)，發展成五種利益心：傳種的，自存的，自私的，愛族黨的，宗教的。經過恆常的衝突，適應，和利益底互相影響，而形成社會。由此五種基本利益心，結果得到移民，戰爭，種族劃分，種族衝突，

邦國的專制，優閑階級，和文化。本特雷 (Bentley) 底西麥爾，德亥姆，和拉岑郝夫爾 (見美國社會學雜誌，1926年，九月號)；李希田伯哥爾，頁 437—64。

塔爾德 (Gabriel Tarde)。57%。模仿律。1900。重複，反對，適應，是遍乎宇宙的根本律。社會就是模仿，那就是社會重複。擴大的模仿互相衝突的時候，便由反對而成適應。喀富爾，頁 503—21；李希田伯哥爾，頁 373—80；達衛斯 (M. M. Davis) 所作的哥倫比亞塔爾德論文。

庫雷 (Charles H. Cooley)。37%。人性與社會秩序；社會組織；社會程序。1902—10。個人的心不是一個單獨的生長；乃是社會總心之整個的發展；社會總心由交通而佈散社會傳統，社會標準，社會價值，和社會態度。基本羣——家庭，隣居，地方社會——形成社會的質性和個人的理想。社會是互相行動的交組。包嘎達斯，頁 389—95；愛爾烏德 (Ellwood) 底庫雷 (見社會學評論，1927年，一月號)；克婁 (F. R. Clow) 底庫雷底基本羣之理論 (見美國社會學雜誌，1919年，十一月號，頁 326—47)。

紀德 (Benjamin Kidd)。30%。社會演化；西洋文明之原理；勢力學 (The Science of Power)。1894—1918。適者生存的演化，不能無條作地應用到社會的研究上。社會棲止在對於超自然和外理性的贊許之宗教信仰上。李希田伯哥爾，頁 287—91；喀富爾，頁 481—97。

撒木訥 (William Graham Sumner)。47%。民風 (Folkways)。1807。風俗是廣被接受的民風；民儀 (Mores) 是加上公益理論的風俗；制度是加上結構的民儀。民族是族化自中的 (Ethnocentric)；內群的民儀與外羣的不一樣。慈善阻得適者生存的演化。包嘎達斯，頁

306—15；撒木訥底民風。

幾丁斯 (F. H. Giddings)。60%。社會學要義 歸納社會學；社會學原理；人類社會之理論的研究。1898—1922。當同一刺激團被一人以上所反對的時候，結果便是多元的行爲。類的意識 (Consciousness of Kind) 將羣居變成界限分明的社會。覺得行爲裏有根本相似之點，便促進了社會的固結；覺得行爲裡有詳細不同之點，便創造了分工。社會用贊成與不贊成來綿延適當的人物。侵征而後，便有交通，模仿，寬容，合作，和聯盟。社會學是用統計法的科學。包嘜達斯，頁 181—6；社會科學底美國宗匠，頁 191—228。

羅斯 (E. A. Ross)。63%。社會制裁；社會心理學；社會學大綱。1903—23。最初的社會力是戰爭，好羣，父母性和好奇心等本能；後起的社會力是財富，政府，宗教，和知識。社會化——大我的感覺，同人共事的本領——生自互分經驗。社會制裁底根據是同情心，社交性，公正心，和羣的需要。社會制裁底工具是輿論，法律，藝術，理想和宗教。包嘜達斯，頁 62, 350, 383, 397—406；刺斯，頁 417—27, 509—14, 566—77, 671—6。

哈薄浩斯 (L. T. Hobhouse)。80%。演化程中的道德；社會公正底要義；社會發展。1906—22。將撒木訥所分析的材料加以更有系統而深入的評論。進步在乎一個倫理秩序的實現；這個倫理秩序不以合乎自然程序爲斷，所要問的乃是，牠是否給人的努力一個合乎理性而前後一致的指導。社會的改進，與其說來自種族的改進，無寧說來自社會的努力。優生學者應該證明我們知道向着甚麼標準去生殖並怎樣生殖以達到該項的標準。帕爾克和伯吉斯，頁 190—3, 795—6，

(1) 譯註；在優生學者尚不能這樣證明之先，我們便該多努力理性的實現，而少以種族的優劣來立論。

969—73; 包馮達斯, 頁 316—8; 加特爾(Hugh Carter)底哈薄浩斯底社會理論。

司帽爾 (A. W. Small)。43%。普通社會學; 社會科學底意義; 社會學起源。1905—24。步武西麥爾, 迦木蒲婁外茲 (Gumplowicz) 和拉岑郝夫爾, 由利益心的立腳點來解釋社會程序。測量進步要以健康, 協合, 財富, 知識, 藝術, 和宗教裏的成就為斷。社會科學底美國宗匠, 頁 149—87。

社會思想家

——得兩分以上的——

(三十分為最大分數)

分數	姓	名	分數	姓	名
4	唉快那斯	(Aquinas, Thomas)	2	加爾文	(Calvin, J.)
17	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5	加來爾	(Carlyle, Thomas)
2	培根	(Bacon, Francis)	25	孔德	(Comte, A.)
12	白兆特	(Bagehot, Walter)	11	庫雷	(Cooley, C. H.)
7	包爾德文	(Baldwin, J. M.)	7	康賓賽	(Condorcet, M.)
2	巴爾斯	(Barth, P.)	4	但梯	(Dante)
2	白遲特留	(Bechterew, W.)	16	達爾文	(Darwin, C.)
3	步朗	(Blanc, L.)	2	笛雷	(Dealey, J. Q.)
4	薄歐	(Boas, F.)	8	德格利夫	(De Graef, G.)
8	卜丹	(Bodin, J.)	4	笛外音	(Devine, E. F.)
4	卜萊斯	(Bryce, J.)	5	杜威	(Dewey, J.)
13	巴克路	(Buckle, H. F.)	4	德刻姆	(Durkheim, E.)

分數	姓	名	分數	姓	名
2	哀考恩	(Eichhorn, K. F.)	6	拉撒爾	(Lassale, F.)
2	龔里斯	(Ellis, H.)	5	勒邦	(Le Bon, G.)
7	愛爾烏德	(Ellwood, C. A.)	2	李連費爾德	(Lilienfield, P.)
5	愛利	(Ely, R. T.)	3	路義	(Lowie, R. H.)
6	弗義斯克	(Fiske, J.)	13	洛克	(Locke, J.)
5	福利耶	(Fourier, F. M. C.)	4	路德	(Luther, M.)
4	傅雷茲爾	(Frazier, J. G.)	2	麥克卜賴德	(Mc Bride)
2	傅留德	(Freud, S.)	5	麥克燭孤	(Mc Dougal, W.)
9	高爾頓	(Galton, F.)	10	馬起亞外里	(Machiavelli, N.)
18	幾丁斯	(Giddings, F.)	7	梅因	(Maine, Sir H.)
2	幾林	(Gillin, J. L.)	15	馬爾塞斯	(Malthus, F. R.)
3	勾頓外茲爾	(Goldenweiser)	12	馬克斯	(Marx, K.)
2	布洽低尼	(Buicciardini)	3	滿直爾	(Menger, K.)
7	迦木蒲婁外茲	(Gumplowicz, L.)	4	密勒	(Mill, J. S.)
13	浩布士	(Hobbes, Thomas)	2	莫爾	(Mohl, R.)
9	哈薄浩斯	(Hobhouse, L. T.)	13	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4	痕亨頓	(Huntington, E.)	2	穆爾	(More, Thomas)
5	詹姆士	(James, W.)	5	莫利斯	(Morris, W.)
7	耶穌	(和基督徒)	2	聶布爾	(Niehbur B. G.)
9	紀德	(Kidd, B.)	4	淖威口	(Novicow, G.)
2	克婁伯	(Kroeber, A. L.)	11	拍瀆	(Patten, S. N.)
2	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	4	帕爾克	(及帕克克和伯吉斯)
					(Park and Burgess)

分數	姓 名	分數	姓 名
2	夫哀婁 (Philo)	7	參蒲 (Semple, E.)
15	柏拉圖 (Plato)	6	西麥爾 (Simmel, G.)
5	拉采耳 (Ratzel, F.)	13	司帽爾 (Small, A.)
8	拉岑郝夫爾 (Ratzenhofer, G.)	15	亞當斯密 (Smith, Adam)
3	開尺路 (Rau, K. H.)	27	斯賓塞爾 (Spencer, H.)
2	路森步失 (Rauschenbusch, W.)	14	撒木訥 (Sumner, W. G.)
3	李嘉多 (Ricardo, D.)	16	塔爾德 (Tarde, G.)
3	黎弗爾斯 (Rivers, W.H.R.)	2	戴勒 (Taylor, E. B.)
19	羅斯 (Ross, E. A.)	2	笛包 (Thibaut, A. F. J.)
14	盧梭 (Rousseau, J. J.)	7	陶木斯 (Thomas, W. J.)
4	羅斯金 (Ruskin, J.)	2	推士克 (Treitschke, H.)
2	聖奧古士丁 (St. Augustine)	3	瓦各訥 (Wagner, A.)
3	聖保聖 (掃羅) (St. Paul)	7	瓦拉斯 (Wallas, G.)
8	聖西門 (Saint-Simon, C. H.)	2	華德 (Ward, H. F.)
2	撒非聶 (Sovigny, F. K.)	24	來斯特華德 (Ward, L. F.)
11	沙福爾 (Schaeffle, A.)	2	外斯勒 (Wissler, C.)
5	史莫勒 (Schmoller, G.)	4	賴特 (Wright, C.)
		2	南聶起 (Znaniiecki, F.)

中國財政狀況

講演者周作民先生 筆述者李獻琛

……討論中國過去及現在的財政狀況，不知從那說起，但可一言

以蔽之，正如古人所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因為我們人類共同生活的團體，大自國家，小至地方，都是以公共安甯福利為目的，欲達此目的，其所執行之職務，須藉物力，於是團體共同之經濟——即國家及地方之財政。——就發生了。吾人須知團體之經濟，乃取自團體之人民，所以必須民力充實，然後才能勝其擔負。但民生之所以能厚，又須有良好之政治；而尤以財政政策的得失為轉移。由此可見財政不僅司收支事項，還得有社會政策，多的減，少的加，並須有保護政策，使工商業各有相當的發展。更應當使經濟之分配均衡，保育與防衛，才能各得其宜；稅源庶幾得以培養，這就是政事為財用前提的大原故。我國財政制度向來就不完備，更沒有財政之可言。加以連年軍事的關係，縱有政策，恐怕也不能施行，財政怎麼不紊亂呢？現在國民革命成功，全國統一，軍事時期已過，訓政時期開始，希望政治修明，作根本的改善。中山先生曾說：『我的解決社會問題，一定是要根據事實。』所以要解決中國財政問題，也當先明瞭事實。現在同諸位研究中國財政狀況，說明其制度。及收支的概況，作為日後改革的根據。

(一) 我國財政制度概況

財政制度雖然複雜，但其要領總不外以下四種：(甲) 預算制度，(乙) 租稅制度，(丙) 通貨制度，(丁) 出納制度。

(甲) 預算制度

各國財政均有預算，依大政方針而預算，作收支的標準，經國會議決通過。全國人民納稅，供全國軍政之用，以謀人民的利益和保障。我國在前清宣統三年也曾辦過預算，是資政院所議決的。民國二年又作過概算，但只議決而並未施行。到了民國五年才有正式預算案頒布。自此以後，國家多事，中央失了集權的能力，省自為政，收支紊亂，

財政更不統一。民國八年又頒布預算，但各省收支之數不相符合，糾紛益甚。後來編製預算更感困難，所以掌財者鑒於軍費驟增，政治錯雜，無法整理，均主張以民國八年度預算為標準。民國十二年後，中央屢議編製預算，但各省造送又不完備；於是有主張未送到之省分，仍以民八預算為準，這不過一時權宜之計，不足言財政的根本政策。國民政府在廣東的時候，還有預算委員會，軍政各費皆歸其支配。自南京政府成立後，軍事緊漲，這種制度，又無形消滅；近來又恢復了。自統一以來，財政部曾編製民國十七年度國家收支大概的數目，提交全國財政會議審查；近來各省也有編送十七年度概算於中央政府者。我們希望能從速彙集，編成預算案，頒布施行，立財政的基礎。

(乙) 租稅制度

租稅關係財政很大。我國稅制在古代很簡單，成周以前國用專恃田賦，雖有時徵及關市，也不過是寓禁於徵，並未列為正稅。迨至秦漢，始課鹽鐵茶酒，由單稅主義漸進至複稅主義。唐宋兩代，雜稅繁興，從此以後就失了一定的標準。清末試辦預算，全國歲入，除官業及雜收入外，分為田賦，鹽課，關稅，釐金，正雜稅捐六類。以契稅，當稅，牙稅，茶稅，菸酒稅，礦稅，印花稅，牲畜稅，商稅等納入正雜各稅中。以菸酒捐，牙捐，糧米捐，當捐，油捐，鹽捐，糖捐納入正雜各捐中。當時雖也頒布劃分國家稅與地方稅，但沒有確當的辦法。民國十二年才擬定國家稅地方稅之草案：以田賦，鹽課，關稅，印花稅，登錄稅，承繼稅，營業稅，所得稅，出產稅等為國稅，以田賦附加稅，商稅，牲畜稅，房屋稅，入市稅等為地方稅。惟所取標準，殊不一致，於是民國十四年財政部又擬將關稅，鹽稅，菸酒稅，絲繭稅，茶稅，糖稅，出產稅，鎮場稅，印花稅，登錄稅，承繼稅，運輸稅，所得稅，

礦稅，營業稅爲國稅。田賦，房屋稅，宅地稅，牲畜稅，屠宰稅，穀米捐，雜貨捐，契稅爲地方稅，但迄未施行。現在國民政府財政部，亦訂國稅地方稅之區別。以鹽稅，海關稅及內地稅，常關稅，菸酒稅，捲菸稅，煤油稅，厘金及一切類似厘金之通過稅，郵包稅，印花稅，交易所稅，公司及商標註冊稅，沿海漁業稅等十二種稅爲國家稅。田賦，契稅，牙稅，當稅，屠宰稅，內地漁業稅，船捐，房捐等八種稅爲地方稅。對於將來新收入之劃分則以所得稅，遺產稅二種爲國稅。營業稅，市地稅，及所得稅之附加稅三種爲地方稅。一俟經過相當法律手續之後，當可頒布施行。惟整理稅制，須有租稅政策。才能辦到好處，適應世界之趨勢。在從前各國所採稅制，大都直接稅少，間接稅多。可是現在的趨勢和從前適得其反。據國際聯盟財政會議調查，一九二〇年各國租稅以百分比計之：

美國直稅七六 間稅二四

英國直稅六七 間稅三三

義國直稅六四 間稅三六

德國直稅六二 間稅三八

日本直稅五五 間稅四五

法國直稅五三 間稅四七

直接稅以富之主體（人）爲課稅目的物，按貧富之不同，宜於累進稅率，負擔也較爲公允；不易轉嫁。間接稅則以富之客體（物）爲課稅目的物，累進稅率也不適用，易於轉嫁。稅率之轉嫁常影響物價之騰貴，經濟薄弱的小民受莫大的壓迫，足以引起社會上與經濟上不安之現象；因此各國都趨於直接稅制。論到我國現行之直接稅，僅佔總稅額百分之二三，與各國相較適得其反。且直接稅以田賦爲大宗，

相沿已久，流弊叢生，早失其直接稅之精神。至於間接稅則以關稅，鹽稅及厘金爲大宗，關稅久受關稅協定稅率之束縛，不能運用保護政策，以鼓舞本國產業之發達，所以關稅每年僅有一萬一千萬元之收入。至於鹽稅亦因受國際借款之束縛，不能自由整頓，如就場徵稅及國家專賣均辦不到。按鹽本爲人所必需，不應徵稅，即徵亦當從輕；我國不但不從輕徵收或豁免，且加重徵稅。就長蘆鹽說，從前賣三元五角一包者，現在賣十二元，人民生活擔負之重，可想而知。不但不適應世界之趨勢，且與世界之趨勢相背。至於厘金久已爲人所公認之惡稅，祇因受政治上及經濟上之種種牽掣，未能即行裁除，常因抵補問題而致久存未廢。今幸關稅自主爲期不遠，一切稅制均可望其改善，以鞏固財政之基礎。

(丙) 通貨制度

通貨就是一國所流通的貨幣。通貨可分爲兩種：本位與定位是也。本位貨幣之流通乃恃其所含純分之本值；定位貨幣之行使則恃法律所賦予之價格。我國向採銀本位制，所以往往因金銀價格之漲落與金本位國之貿易，及其他國際借款關係，常蒙莫大的損失，這層且不提。中國本位貨幣，即素日之銀元；而銀角，銅元及中央銀行鈔票，則爲定位貨幣。然而實際上，定位貨幣，亦按其所含純分之本值在社會上流通使用。所發行之鈔票亦須視乎普通信用如何，並無國家之推行，法貨之資格盡失。除此以外，還有銀兩，制錢及中外各銀行號之鈔票，甚至竹籌，綢緞亦作爲通貨之用，如浙江用綢條代鈔票使用。因此交易之媒介，價格之高低，極其紛亂無定，因之國民生活也受影響，社會更易起不安之狀態。且各省銀行均濫發鈔票紙幣，如湖南鈔票竟達一萬五六千萬，東省之奉票更不知其爲幾萬萬幾千萬了，社會經濟所

之影響無有甚於此者。至於整理的計劃，也不外廢兩用元，輔幣勵行十進，紙幣加以限制。但廢兩用元能否作到，須視銀元之成色能否確定，要想確定銀元之成色，又須造幣廠不從其中謀利爲斷。依幣制條例，國幣銀元成色銀占八九銅占一一，重庫平七錢二分，實含純銀六錢四分零八毫，合八九規元七錢一分六厘三毫一絲六忽六，並加鑄費六厘乃至一分。所以市價至少須在九八規元七錢二分二厘以上。然而通常洋厘確低至七錢一分左右，造幣廠往往蒙若干損失，而政府對於造幣廠長，除責令自籌鑄費外，每月還須呈報盈餘，銀元成色乃不得不減低，此項非加改革，無以整頓金融。至於輔幣十進之辦法，對於鑄造及行使額，須嚴加限制，才可期其施行。因爲輔幣成色較銀元更輕，得利也較厚，所以爭鑄輔幣，好彌補鑄造銀元之損失。鑄額無限，行使也就無限了。按各國輔幣與銀元均有定比，因非如此，不能施行十進。再論及整理紙幣，則以集中行使權爲得計；但依各國成例，若中央銀行欲得此項發行之權，須將各銀行所發行之鈔票歸其承兌，各銀行之兌換準備金須移交中央銀行，至於保證準備金則不必移交。按其代兌之額作爲放款，無利貸予各銀行使其分期攤還。現在中國銀行發行總額，至少在十萬萬以上，中央銀行若按以上辦法施行，恐一時不易辦到。按中央銀行與政府關係甚大，中央銀行之成立非財政上之理由，乃經濟上之根據。至於中央銀行與中國銀行之分配，可令中央銀行發行鈔票，中國銀行則辦理國際匯兌。

(丁) 出納制度

出納制度，各國不同，但均不外以下兩種原則：（一）經徵與出納機關分立（二）飭付與支出機關不同；重保管嚴監督，以便互相維制。而我國向來經徵機關兼收款機關，所以弊端百出。民國以還雖曾

採金庫制度，也不過爲各省解款之便利而已，並未作到收款統一的步。至於海關稅款之收納，也不過僅僅由代理金庫之中國銀行辦理；而津海，東海，龍口，九江，蕪湖等關又歸交通銀行代收。琿春，吉，三水，南甯，思茅，騰越等關爲官銀號代收。此雖較近完善，又以外債關係，所收之款又須解交英商匯豐銀行保管，誠屬憾事；苟一旦關稅自主，類此制度，必須改良。近來所辦海口二五內地稅，其納保管，均歸華人直接辦理，總還算差強人意的事。

(二) 吾國財政收支概況

防衛和保育是國家和地方執行職務之種類及範圍，前邊已經提過了。防衛之責，當屬之國家，而保育之責則國家與地方均負之。然對於保育範圍之規定，各國又有不同。據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之規定，凡事務有須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均劃歸中央；有地方特殊之性質者，則歸地方自理。此外又規定各縣對於中央經費之擔負，以各縣之歲入百分之幾輸入中央，但其限度不得少於百分之二十，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此不過形式上之範圍。事實上因防衛方面，軍費之支出過鉅，常超過範圍。查各國每年度軍費之支出與總支出之比例。以百分計之：

英國軍費	一五
美國軍費	二七
法國軍費	二一
日本軍費	四四
義國軍費	一五
西班牙	二十

至於各國文治經費，三倍五倍於經費者儘有；可見各國均注重積極的

民利民福的設施，而不注重消極的軍事預備。而我國則不然。依國民政府財政部公布之支出比較表，自十六年六月一日至十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按百分率計之：

軍費	九二
國務費	〇·六
黨務費	一·〇
教育費	一·五
財務費	一·六
其他費	三·三

看以上之表，可見我國文治與武備經費，相差太遠，此在革命作戰時期，尙有可原。但據全國經濟會議調查所得，全國現有八十四軍（合二百七十二師）十八獨立旅，二十一獨立團。照目前之編制，全年軍費需五萬四千六百餘萬元之經常費，九千六百六十萬元之臨時費。若以十七年度國家歲入總額四萬七千七百餘萬元較之，只軍費一項，已超過全國歲入一萬六千餘萬元。現在雖然沒有實足發給，但實發數目每年也需三萬六千萬餘元，耗費歲入七成以上。我國歲入以關稅爲主，關稅每年收入一萬二千萬元，再加二五內地附加稅，約增六千萬元，共計一萬八千萬元。除償還債款外，不過僅餘十分之一。其次以鹽稅爲要，鹽斤加價及各地附加稅共計一萬一千八百餘萬元，但大多數已抵付內外債。至於兩淮鹽稅，又因北伐軍需借款原故，指爲銀行担保，按月收入，均付抵本息。其餘如煤油特稅及菸酒統稅等項，雖可有六千萬元之收入，但均已指爲募債担保。我國歷年所積欠內外債務，爲數甚鉅。財政部舊管無確實担保之外債，總數計四萬五千三百十萬元，內債二萬六千六百十五萬元；又國民政府在武漢發行之中央國庫券九百

萬元，及無準備金之中央鈔票四百三十九萬元，均無担保。倘此項債券借款，不及早整理，國際信用，益不可收拾，即社會資本，恐怕也要惹起恐慌，民生亦將大受影響。此外，如建設事業，在在需款，亟宜制定收用之標準。或採量入爲出主義，抑採量出爲入主義，均應從早釐定。大概均趨向量入爲出主義，因若依量出爲入主義，則不敷之數，須加稅或募債，結果仍須取給於民。我國民困已深，又加連年戰事，實無力再重加擔負。況且若均用於防衛，則保育方面，必感受缺乏，而資財盡置於不生產之途，富力也必大減。即採量入爲出主義，亦須加以相當裁節，如軍費可參酌各國成例，按中國情形，規定收入總額百分之四十，以便有餘作保育之事務。

結論

中國財政問題應如下解答：

- (一) 確定軍制，縮編軍隊，減少軍費，以總額收入百分之四十爲限，以便全國預算及早成立。
- (二) 確定稅制，差等稅制及早規定，應廢者廢，應興者興，加以改善，以便適合世界趨勢。
- (三) 確定幣制，依條例施行，本位貨幣不得減輕成色，定位貨幣不得超越定額，中央銀行應操伸縮通貨，以應社會供求之能力。
- (四) 確定出納機關，務使經徵收納，支付保管，各按定章，使流弊盡除，才可達到國富民裕的境地。

台山之經濟及交通狀況

李錫周

(一) 台山縣之地勢與出產

位置 台山，廣東之縣屬也，位于廣州之南，東界新會，西界陽江，西北界開平，東南界赤溪，南瀕大海，上川下川兩島屬焉。境內多山，當海禁未開以前，不過山陬僻縣，聲名人物，遠不敵他邑，土瘠民貧，番禺東莞香山擅沙田之利，而台山無聞焉；順德擅蠶桑之利，而台山無有焉。至如陽江之牧畜，新會之田園，亦非台山所能望其肩背者，其天然之富源，不敵於他縣，不能為台山諱也。

地勢 台山，本屬古岡州，及明宏治十一年（即西曆一四九八年）始分立為新會新寧兩縣。新甯分六都，北有文章，德行，平康，曰上三都，南有錕峒，海宴，潮居，曰下三都，俗名上三都為上方，下三都為下方，自改名新寧縣後，歷四百一十八年，迄民國三年（即西曆一九一四年）改新寧之名為台山，取此名者，因縣城之東北有一山曰三台山也。全縣之面積，計文章都有九百方里，德行都有四千二百方里，平康都有一百方里，錕峒都有三千五百方里，海宴都有四千三百方里，共計有一萬三千方里，潮居都地面只得數里，自因土客相鬥，於同治六年（即西曆一八六七年）官將客人所處之村田地與潮居都土人抵換，割潮居都為赤溪廳，僅存白石一村，今雖有六都之名，實有五都之地耳。通縣之山，皆由恩平之白雲山發起，自西屹東，滿佈全邑。若言水道，則南瀕大海，下三都則有無數支流，貫通全部，上三都水道較少，只有西江之支流，沿文章及平康兩都之北邊及德行都之西邊與開平分界而已。總而論之，境內雖支流交錯，而水淺沙多，只可通

沙艇小船，對於轉運，仍多不便，稍能行駛大帆船及小火輪者，沿海南部一帶，而北部亦有公益，新昌，荻海，等埠，為船泊之所，但不能遍達于全邑也。地勢多山，道途曲折，相去十里，繞山而往，常有十五里至二十里之路。故在二十餘年前，鐵路未開之時，人人目台山為山陬僻縣者，亦不為過貶也。

出產 陽江之牧畜，新會之田園，台山誠不及。然小宗之生產，台山非完全無之，台山南面沿海，並擁有上川下川二島，漁業之盛，不下於他邑，廣海之鹹魚鹹蝦，久已馳名各地，他如紫菜蠔蛤等出產，亦稱豐富。近因盜賊猖獗，擄劫頻仍，業漁之人，望而裹足，魚產一業，遂日衰一日。台山人口衆多，平原稀少，耕種之事，無法推廣，糧食等需求給于他邑，米來自安南，由香港駁運而至，柴來自廣西，由江門駁運而至，各類牲畜，亦多來自陽江，是台山一縣，乃消費之地，非出產之地。農業固如此，製造工業亦未聞競爭於市場，然其人進取之心甚銳，冒險之性甚強，以故海禁開後，隻身萬里，凌怒濤，涉重洋，奔走五洲，以謀生業者，合縣計之，約有數十萬人。

（二）台山人民之職業及經濟狀況

農工不振之理由 農工不振，上已略論之，今再分析其理由如下：

（甲）農業之不振 盜賊騷擾，耕者裹足，居民向外洋求生路。出洋者多，則居國內者少，雖有少數在家，多為幼童及年老者，若壯年男子，四鄉皆不多觀。因是，雖有稼田，無人耕種，雖有犁牛，無人駕御，田畝荒蕪，童山濯濯，在外洋者，作洋工，發洋財，一世忙碌，以養數口之家，所謂金山少（出洋人之兒子）者，只知優遊度日，不事職業，變作無業遊民，談及農事，以為失體面，見有牧牛養豕，鄙之為卑賤職業，因之一絲一麻，非他人之力不成衣，一魚一票，

非他方運來無以食，柴米油鹽，無一非他省他縣運來，此台山現在生活求過于供之實狀也。

(乙) 工業之不興 或曰：「台山山高地瘠，非耕種之地也，」誠然，台山之地，平原少而山嶺多，農產不豐，農民日減，然農業不興，人民應從工業上謀發展，以補農業之不足，日本與德意志二國，其農產之供不應求，盡人皆知，然其能振興工業，遂為世界第一號富強國家，工業之不能不急事講求明矣。余台山人也，對各地情形，頗多熟識，曾作籠統之調查，工業成績，實不敢對人言也。公益一埠，雖有鐵路公司機器工廠一所，然亦掛一空名，實無若何發達，其餘如汽水工廠，泥水，木匠等，皆極小之營業，若言台城，西寧市，斗山，新昌，荻海，等處，則除米機，油榨，胰子廠，鐵匠，木匠，醬園等，小製造外，較大之工藝，實未之見，然其人多執何業？請述之。

台山人之職業 台山人，少在本地務農工之業者，天然之地位及時局之影響致之，上已略言之，耕地有限，匪盜猖狂，故人多遠居城市或經商外洋，故其職業亦趨重于商業與出洋兩途。

出洋 出洋作工，為外人生產之增加，減少本國人工之供給，不獨是也，在外國所得之工錢，存置外國銀行；為外國出產之貨物，運至本國地面以爭市場，利權為外人剝削，外人握吾人經濟之咽喉，我國遂受其制，台山人為何不謀改善台山本地農工兩業，以圖自拔，而趨外洋若鶩乎？其原故如次：

(甲) 生活差異故出洋者日衆 台山因地勢關係，不能作大耕種之工作，如海宴都及煙崗都一大部，皆崇山峻嶺，盜賊如麻，雖有可為之業，如養蠔取魚等，因賊匪騷擾，人不安於業。文章德行平康三都之地面，尚不如下三都之肥沃，漁業一項，因不近水之故，更無法

操持，所以無職業之居民日多。不良者，爲生活所迫，流爲盜賊。其他之良民，迫于生活之困難，不能不事補救，乃離桑梓而營生於異域矣，此爲一大原因。

(乙) 誇耀心使出洋者日衆 初爲生活逼迫而出洋者，在外經營數載，稍有積蓄，則束裝回鄉，誇耀村人，歷述外洋工價之高，工作之易，令無知鄉人，爲誇耀心所迷，故謀出外洋者，與日俱增，此爲二大原因。

(丙) 輕視鄉土故出洋者日衆 從外歸來之台民，以唾罵中國之腐敗爲能事，三言兩語中，常露其驕傲態度，歷述外洋風土人物如何勝過我國千百倍，逞其偏面之詞，使無識鄉人之心理，信之確鑿，向父母要求出洋，爲父母者，亦受同等之迷夢，家中雖有稼田百畝，亦願後輩不耕而去，此爲三大原因。

(丁) 教育缺乏故出洋者日衆 老外洋客回來，帶其子侄而去，大外洋客回來，帶其小兄弟而去，如此之輪迴景象，遂產生無數「我的兒子沒會讀過書亦會賺錢」「某某真好風水，幾父子都在外洋」之迷惑頌詞，故此乳氣未除之幼孩，亦以往外洋爲榮矣。此爲四大原因。

(戊) 報界漠視故出洋者日衆 報紙，爲轉移民衆心理之機關，開辦報館者，宜具有高遠之眼光，深刻之觀察，當知國人藉外人之工錢而生活，何如自興實業，大聲疾呼，使人覺悟，乃台山報界，歷來絕少提及此事，所以已往外洋者不知警惕，未往者又日圖前往，此爲五大原因。

總上五大原因，台山人出洋之有增無己可見，然其在外洋所執之職業爲何？政府對之，素無統計，吾亦無從以調查之，就湯湖一族之大概觀察，凡在外作大商業者，百無一二，爲人作工役者，乃居大多

數，洗衣工人，餐館工人，為最普通之職業，耕園及商販者，已為頗高尚之營業矣。

經商 除往外洋外，台民多趨重商業，因商業與出洋者有相對之關係也。台城，新昌，荻海，三地，現時所有之銀業，不下七八十家，他如台山人在廣州，香港等處營業者，亦多為金山莊，銀號，旅館，及藥材行兼接匯等，至台山人在外洋營業者，常有作直接或間接銷售中國貨物之買賣，故每與金山莊定立長期辦寄貨物之合同，故出洋之人數增多，金山莊亦隨之而增多也。因銀兩之往來及轉匯多，銀號接匯之業，遂亦從而多。

新昌荻海兩埠銀業之調查

(一)新昌埠有銀號十五所

廣寶源銀號	匯行銀號
明信銀號	中孚銀號
同昌銀號	明德銀號
均源銀號	嶺海銀號
恆豐銀號號	天華銀號
萬國寶銀號	華昌銀號
寶祥銀號	匯信銀號
寶泰銀號	

(二)荻海埠有銀號九所

江聚銀號	裕民銀號
裕興銀號	東昌銀號
寶行銀號	益信銀號
昌義和銀號	大慶銀號

亦豐銀號

台山城銀號之多爲全縣冠惜未能得其詳細之數目

經濟狀況 台山之經濟情形，參看上文，已可朗然，現時台山在廣東，實居于第一等縣之地位，與南海番禺中山順德等縣比較，不相上下，就物質方面觀察，更駕乎南番中順之上，言城市建設，則台山城，西寧市，新昌，荻海，斗山，公益，諸處，于民國十三年後，相繼改良，以前之單層舖戶，現已變爲兩三層以上之洋房，前日之窄狹街道，今已變爲數丈寬之馬路，公路之綿延，貫達全邑，公路與鐵路之線道，密佈如蜘蛛網，誠他縣之所不及也。村落之組織，多爲聚族而居，合數十或數百戶爲一鄉，合數鄉或十數鄉爲一堡，合一堡或數堡爲一族，家族之觀念甚深，故鄉村組織之勢力甚大，如浮石一鄉，屋宇數千，人口數萬，爲鄉之最大者，白水之譚族，六村之陳族，爲家族之大者。鄉中屋宇之構造，多高樓大廈，二三四層不等，皆以磚石建築，學校之設立，尤爲宏偉，如台山中學之校舍，座于台城東麓，建築費爲四十餘萬，此爲公立者；鄉立者則有東坑之日新高小學校，湯湖之毓英高小學校，此諸校舍之建築，亦皆以十數萬元計，此等款項，皆爲國內及國外台民所捐助，即以建築論，可見經濟之充裕矣。

台山之生活程度，比任何一縣都高，今擇必需品幾項列後：

以下之價目，爲民國十六年六月後至十二月時

之數目（參看嶺海銀行季刊第三冊）

白米每擔十三元二角

米礫每擔十元

花生油每擔十元零五角

白糖每擔十三元零五角

牛肉每斤五角
豬肉每斤八角
鷄 每斤一元二角五
鴨 每斤六角五
鮮魚每斤四角
鹹魚每斤五角
鹽 每斤一角五
蝦米每斤一元二角五
山草（燃料）每擔一元五角
松柴每擔二元八角
雜柴（每百）二十一元

其餘如蔬菜雜貨等，價錢亦昂，蔬菜則看時候而定，如在出產多時，白菜（即包菜）一角可買兩斤，與北平之一角可買十二斤相比，相差遠矣，至如衣服一項，靡費尤鉅，台山人出洋者多，在家者多為出洋者之妻子及兒女，無一定之業，而于衣服裝飾，則漸流於奢華，試看台山縣城之綢緞店，輝煌壯麗，日多一日，就可知其實情也。

人生之衣食住三大問題，為生活之要素，但皆屬於消費方面之物。

台山之經濟狀況，觀上所述，在物質方面，似極充裕，但據經濟原理言之，徒有消費而無生產，乃是自殺，台山今日之經濟狀況，可謂自殺之狀況也，農業不興，工商不振，為無生產之最大證據。或曰「台山現有之農人，雖不極多，而亦有之，往外洋者，亦皆執農工商之業，在國內各城市經商者亦不少，此皆有生產之民也，何得謂之無生產？」然在台山之農人工人，所得之出產或工錢，實不能自給其家用，欲望其有剩餘以供給他台人甚難。往外洋者，或能生產，但其生產不

能直接供給台山內地人民之需求，可以謂爲外國而生產，吾人不甚其利也。每歲由外國雖有數百萬金匯回台邑，金錢爲物，饑不能食，寒不能衣，倘值水路斷絕，交通阻塞，金錢乃無用之物耳；經商於他處者，其理由同前。

台山之經濟狀況，譬如一家有一人出洋，一家之人口，皆倚其一人而生活，如一人操持全家生命之繩索，若一人倒墜，一家隨之而倒墜，一人死亡，則一家無所倚賴，束手待斃矣。

(三) 台山內地之交通

陸路 台山地面，雖非平原，亦非奇巖絕壁高山深嶺，實乃纏綿之小丘，繚繞排佈於全邑也。在鐵路未成公路未築以前，交通甚爲不便，真有老死不見城市之景象者。然當時亦有交通用具，最普通者爲轎。北方人或少見之，在廣東甚多，無覺稀奇，況其爲中國極早之交通器具。虞書有曰：「陸行乘車，山行乘轎。」可知轎在我國古代，已極盛行，台山今仍用之，形式或大改變，而其爲用，猶古昔也。轎之種類甚多，裝置各有不同，不易分類，以轎夫（扛轎者）人數多少而區別，一轎用四人扛者，曰四跑轎，在廣州甚多，台山則少有。三人扛者曰三跑轎，台山頗多，但多爲富商及官僚乘之。二人扛者爲普通轎，乘者最多，價錢頗昂，每十華里需二元以上，此爲山路各地之轎。

光緒三十二年，（西曆一九零六年）以後有台山鐵路之設，沿路線各鄉族之居民，享有交通便利之權利矣。其詳情待下章述之。

民國十四年（西曆一九二五年）後，台山有公路之建築，相繼成于近兩三年間，佈滿全縣各地，試將其進行與經營析述于次：

一，公路之歷史 民國九年，（西曆一九二零年）粵軍從漳州回廣州以後，大張粵人治粵之旗幟，實行縣自治制度，民選縣長，劉裁

自獲選以長台山。就任後，對於建築公路之計劃，及改建城市之方法，略不遺餘力，公路建築，遂就此而開端。

四五年間，因政潮之影響，屢遭停頓，然政潮稍定後，又復行興工，時起時伏，卒至于成，現已完成及將完成者，已為數不少，今略述如下：

台海公路 此路由台城起點，經洗布山，筋坑，湯湖，玉懷，那金市，上澤墟，山底，海口埠，釣魚墩，大三洋，山背，月明村，雙龍，南塘村前，古隆，而達廣海城之街尾，曰台海公路，長有八十餘華里。闊為三十英尺，其餘各路之寬亦相似也。

台潭公路 此路由台城東門起點，經五十堡而達石板潭，曰台潭公路，長有二十餘華里。

台荻公路 此路由台山城西門起點，經塔脚，湖邊，永樂，月山，圓山仔，（其餘上有三分二路未詳）直達荻海埠，長有三十餘華里。

石花公路 此路由台城東北起點，直達石花山此山為台山八景之一，奇石巉巖，如虎豹怒立，高聳參天，若值清明及登高時節，士女往遊者，冠蓋如雲，山石壁立，名人遊客題字刻詩于其上者甚多，此路線約四五華里。

益水公路 此路由公益起點，經大巷，雙潮，大江，而至水步，在水步可接台新公路之幹線。自公益至水步約有三十華里。

冲蕘公路 此路由冲蕘起點，經六村，沙坦市，而至斗山，路線有十餘華里。

台冲公路 此路由台山城起點，經五福里，慶禾田，三娘逕，紅嶺，而達冲蕘，路線有三十餘華里。

海宴公路 此路乃指海宴全都之公路而言，該處因離政府所在之

地太遠，不易就近策劃進行，雖縣署迭有佈告，勸諭立即興工建築，然亦延擱不前，直而去年八月，（民國十六年）仍未見有若何進展，縣長曾重提催促，使速辦，其命令如下：「令海宴公路勸辦處主任陳喬蔭李紫生爲令催事，照得海宴公路，關係邑屬西南交通，亟應籌款興築，前經令該主任等從速舉辦在案，現廣海公路計劃興築，海宴公路亦擬日間派測量隊測勘路線，以便啣接，茲因指導民衆，促進公共事業起見，特委朱佐文趙不柔爲海宴公路勸導員，除令委外，合行仰該主任等迅即會同兩勸導員到鄉曉諭，並敦促各村實報丁口，派認路股，從速集款尅日興工，俾早現厥成，有厚望焉……」此令乃在民國十六年三月以前發出，觀此佈告之勸言，大約爲該地人民未曉交通便利之裨益，或不願犧牲人工及錢財以築路，以致延遲，縣署故特派勸導員二人，前往開導之也。

以上所提，多爲幹線。而枝路之完成者亦多。如六村枝路：由斗山至冲廉營，約五里爲一段；面頭村尾至溪渡頭約五里，又爲一段；由冲廉營至朝冲迤十餘里，又爲一段。馬尾湖枝路：則由台海公路之筋坑段，延一枝線而達馬尾湖村。湯湖枝路：則由台海公路之湯湖段，延一枝線，經東成村，豬母水，廖田，腰帶坑，而達上下灣等村，路線約七八里也。

公路之建築 全台山之公路計劃，除海宴一部未築，政府現已派員促建外，餘皆先後竣工，余於去年暑假，四往各路參觀，故得調查其大略，分項說明之：

（一）建築之人工及其費用之來源 公路之幹線枝線，合計總須千數百華里之路程，方得馳遍於台山全邑，倘以此鉅大之工程，仰政府出資建築，實非易事，今日只擇數處重要路線，先行興工，約有數

百里路程，人工費用，求分于該路線附近之人民，享有交普利便之權利者，當有供給人工及費用之義務也。台山之公路幹線，由縣署公務局負責測量繪圖，指定路線，插鑿標木，畫以白灰，分段召人投票工作，票之工錢較賤者得承建築。費用由該綫附近之居民繳納，如每丁科銀若干元，合成該段費用之數目，若貧而不能出款者，可操築路工作，以抵補應納之款項，平常之抵價，為工作一日抵款三四角不等，倘路經山嶺，鑽鑿之工程太大，則政府酌助款項，免該地人民負擔太重，若該地方願出款，不自操工作，政府則往他處召工人以建築之，應召之工人，多來自陽江信宜等處。

(二) 公路之構成及其修理 公路幹綫之地位，非繞山崗，則越耕地，此為公共利益，無出價收買其地之必要，但枝路經過村落之田地，則酌價買地，但價銀有限制，不得高提價錢。公路兩傍，政府飭令植樹，余曾親自觀察全路，已植樹之段頗多，但因工程未竣，未植樹者亦不少，植樹之尺度，皆隔二丈一株，石花公路兩傍之樹木，最為完美可觀。路之建築，掘溝補窪，為工程常例。

修理公路，由政府負責，一切雜費，則由承辦行車之商行及政府兩方酌定分擔之。

(三) 招投行車之章程 全邑幹枝各路，工程次第告竣，蕩蕩平平，無往不利，為交通便利起見，長途汽車之設立，乃不可容緩者也，茲錄其章程如下：

(一) 路綫 所有台山全屬境內能供給駛行汽車之道皆屬之。

(二) 車輛 試辦期間，准以客車貨車各拾五輛為限，如縣署認為須加多同樣汽車時，即加多之，但准由承商優先承辦。

(三) 期限 試辦期間以三年為限，期滿由後，縣署另行招商承辦。

- (四) 餉額 凡在境內行駛之長途汽車每輛每月繳餉底價毛銀六十元，開投時以價高者得，投得後，限三日先繳，按餉一個月，預餉一個月，此項按餉，由最後之一月扣回，每月正餉，均按期先繳，投得後，兩月起餉，承商如有欠餉，本署得隨時將原商取消，另行開投。
- (五) 載量 客車每輛限設坐位以由十二人至十六人爲限，每次搭客，不得超過此數，貨車每輛載重以兩噸半爲限，不得過量，違者處罰。
- (六) 設站 汽車經行地點，應設站之處，須呈明縣署核準備案，各站使用房屋土地，應注明所在地，商人普通習慣，由承商自行分別，租購建築。
- (七) 收費 每搭客每一華里收費五仙，(銀數)其不及二華里者，作二華里計。
- (八) 責任 承商對於所有行駛路線，除遵照長途汽車公司營業規則外，仍須負以責任。
- (甲) 修路承商，須購備特別汽車壹輛，專爲修理各路線破壞或崩塌情事之用。
- (一) 屬於橋梁者。
- (二) 其破壞或崩塌逾三丈以上，修理費逾一百元者，由縣署工務局修理外，其餘均由承商負責速行修理。
- (乙) 賠償：行車時如因駕駛人不慎，致令他人發生危險或傷亡時，除由法庭依法處理外，略定後開之規定：
- (一) 輕微傷害，承商須出資代爲醫治妥當，並按其損害情形補以五十元以下之賠償金。

- (二) 重大傷害，除由承商代為醫治，並補二百元之賠償金外，駕駛人仍交法庭依法判斷。
- (三) 其傷害他人致死亡者除依(一)(二)兩項分別辦理外，仍應償二百元之卹金，其當時死亡者，須償以四百元之卹金，但駕駛人仍應交由法庭處理。輕微傷害，重大傷害，因傷致死等意義，須依刑事法理解釋。
- (九) 例外：試辦期內，不准別公司在區域內有同樣之營業，但普通五人以下之專車，在本署領有牌照者不在此限。

開投行駛長途汽車規則：

- (一) 投票人須先繳擲圖銀，另行投充。
- (二) 承商投得後，限兩個月內開辦，即由開辦日起。
- (三) 未投得之擲圖銀，即日發還。
- (四) 開投時在財政局用明投法。
- (五) 定期十月二十日開投。

(四) 行車後之情形 在台城附近各段路線工竣以後，長途汽車未有人承辦以前，有商人鄺某承辦一洋車行，以便利行人，在民國十五年三月間始通車，初時僅有十餘輛，至六月後則增至三十餘輛，是年暑期，吾回台山，欲作詳細考查，但該行於營業伊始，未有若何準備。此項洋車，除來往台山城，及西寧市各馬路外，於通濟橋東頭設一總站，為來往乘車之樞紐，每一華里收小洋五分，（即廣東毛銀三分六釐）而車夫則每日每輛納租若干於車行，車夫多為本地人，當日行車之路線，台海公路只能由台城通至那金市，路約二十餘華里。台荻公路只能由台山城通至圓山仔，路約十華里。石花公路則完全通車。其餘各路，亦看其工程完否而定。其所以不能全路立即通車者：乃因

各地橋梁未能全數完成也。

投承長途汽車，于民國十五年十月二十日在台山財政局舉行，由李熙李棠等股份公司投得，遂于十六年五月通車，各車之安置，照定章辦理，暫在西寧市通濟橋東頭迤南租任三層樓洋房一所，為臨時之總車行辦公處，于該處迤南建有篷棚一座，為暫時蓄置汽車之用，每日上午八時由洗布山停車處輸送乘客，每日數次不等，章定每日四次，倘乘客衆多，次數必加多，客車暫分兩類，一為大車，與北平之玉泉山長途汽車相恍惚，而比廣州之加拿大則遠不及，坐位定每輛十匹人，價目為每人每里小洋三分。（即廣東之銅子五枚）一為私用車，此車僅能坐五人，即平常汽車行所租賃之行車也。價目包車為每一小時七元，倘素日乘之，則每人每里收小洋五分，（即廣東半毫）行車以後，生意頗為暢旺，其確實之入息，每日若干，無從知悉，據其經理言，平約每日入息約為七八十元以至百餘元不等，倘值公路所經過之城市有慶會時，其入息當然大增，據余所知，去年上澤墟演戲，該車行每日之入息為三四百元以上，此可知其營業情形也。

直至去年八月止，台山公路尚無貨車行駛，但當時該行亦主速辦，現今如何情形，未得切實報告，該行之駕車人員，多為由外國回者，行駛自如，技術頗熟，未見有若干危險發生。

在通濟橋西頭前日之字祖廟舊址，經縣工務局拆毀，改立一停車處，租與承車行商應用。

水路 台山南瀕大洋，東南臨崖門海口，自北至西，皆有西江支流環繞，境內脈流交錯，若非山巒聳翠，台山則一極肥美極利便之地也。山沙沖積，大流變為小溪，小溪旋為窪地，是以船隻不便，往來運輸為之障礙，今將全境水道分為三類言之，一能灣泊大輪船者，二能灣

泊大帆船及小火輪兼拖渡者，三僅能行小運艇者，析之如下：

一能渡泊大輪船者 境之南部，上川，下川，潯洲等處，水積甚深，能灣泊大洋船，就近岸亦有多處水深能泊洋船者，陳前鐵路總辦曾提倡建築銅鼓商埠之銅鼓灣，（赤溪地）據其報告，謂銅鼓灣水深有三十尺至五十尺，故此可測度其他之沿岸，如南灣等處，其水深亦不相上下也。惜銅鼓開埠未成，不然，台山又多一繁盛之區矣。

上川島為中國極南之地，外人來中國貿易者以至該地為最早，明正德十二年（西歷一五一七年）葡人安拉德（Ardrade）至此經商，斯時吾人若能謀商務之發展，想現在其為中國之一重要商埠，亦未可知也。

二能灣泊大帆船及小火輪拖渡者 南部之三叉海，廣海等處，有大帆船直通港澳。北部之公益，新昌，等埠有來往省城及公益渡及新昌渡，並接北街之香港輪，以赴香港，極為利便。

三僅能行運艇者 德行都中部由新昌荻海南流之小溪，分二支，總源於圓山仔，西南流者，經水西墟，平崗墟，水南市，而至三合墟，長凡二三十里。東南流者，經白水，西寧市而至四九墟，皆可行小運艇，該水經過之各地，裝載貨物多籍賴之，更以載運木料，燃料，及建造必需之磚瓦灰石為最多。矧崗及海宴兩都之小流交錯，能行艇者隨地皆是，恕不贅述。關於台山鐵路之詳情，吾將作一專文以論之。

愛 人

西班牙賽耳拉著 冰 叔譯

劇中人物：

女 王

愛 人

宮 婦

佈 景

在一個皇宮的接見室裡——雖然是極其華麗，然而一切的布置，保存着簡純的氣象。

幕開了的時候，台上無人。在後面忽然大聲的呼喊喧噪，好像有甚麼意外的事情發生了，接着起了各種的聲音，喧嘩騷亂。一會兒，女王進來，後面跟着一個宮裡的侍婦。

女王是一個艷麗的婦人。披的外衣，美雅無瑕。她有四十歲。她的頭髮黑極，除去差不多正在前額中間的一束孤單的白頭髮；但是她並不想去用人工遮蔽牠。她進來的時候，全身滿帶着王家的徽章，好像正為甚麼皇家的典禮而穿的。她的兩肩上垂着御衣。宮婦差不多六十歲，樸素中帶着貴族的氣，她也穿着宮衣。

女王：「當她離開宮婦，宮婦要扶她的時候」不必，讓我自己吧。我沒有受傷，……沒有甚麼。

宮婦：陛下覺得沒有受傷嗎？

女王：沒有，我擔保沒有。

宮婦：但是，那種的驚恐——請坐下吧，陛下。「她幫助女王移動着

御衣。」陛下必須休息，至少也要喝一杯水。

女王：「坐在一張背椅上」你可以拿水來，可是我不要甚麼東西放在裡面，要清潔得如同上帝造的一樣。

「宮婦從旁邊棹上拿了水。」

宮婦：可是，陛下！這是涼的。陛下太熱了。

女王：給我杯子，「她從宮婦手裡接過來。」你全身還發抖。

宮婦：啊！陛下。您不知道我是何等地懼怕，當那幾匹馬在路上豎立起來的時候！陛下想想……那樣的傾倒，四輪車子，破的瓦碎，陛下被擲在地上！

女王：「微笑」幸而有人等着接住我。多麼可幸啊，那人「大笑」——我的俠客——那麽樣的靠近我！

宮婦：「不悅」是的，陛下。

女王：「看她一會又笑」，我們應當賜給他一個大十字寶星，你縐眉嗎？

宮婦：陛下！

女王：怎麼一回事？你想甚麼呢？

宮婦：陛下！那人真是唐突無禮，即使陛下不生氣，但是他的行為是萬分不對的。未得許可，就接住陛下在他的兩臂上！

女王：是的，如果他要讓我折斷了我的頸子；那麽，他的行為就更對了。在那樣情形。他並不算違犯絲毫禮法。是的！一定不算的！並不是每天常有的事，一個女人，即使她是女王，遭生命的危險，而得到在一個壯士的兩臂上，從死裏救出。

宮婦：陛下自己取笑呢。

女王：或者是的，但並非無情的取笑。可憐的人呀！你愛怎樣誹謗他，就怎樣吧。

宮婦：陛下，我並不是誹謗他。不過我只說這人不合禮法，因為無論陛下到甚麼地方去，他總跟着您。

女王：「一笑」好像我的影子！

宮婦：好像一個粗鄙沒受教育的人，不懂得禮節。沒有一次陛下離開王宮，他不站在側路的對面的。您無論到禮拜堂去，到劇場去，到公園去，或是赴別的公共典禮去，他總是在前排。是的，或者比前排還近，正像他今天似的。

女王：幸而是爲着我。

宮婦：陛下並不乏侍臣們扶侍。

女王：「溫和的」當那些馬匹豎立起來的時候，我看出來不是那回事了。五個六公爵都跑開。這除非是禮法叫他們遠站在安穩的地方，或是患甚麼風濕症才不讓他們逃跑，當我至尊正有生死之危險。「大笑」實在的，倘若不是他——

宮婦：藏伏在荆棘叢林中；正像一個愛人，在可笑的歌劇裏。

女王：愛情是不管甚麼隱伏的地方的。恥笑一個隱伏的愛人，雖然在歌劇中，也是很傻的事情。並且你所說的荆棘叢林，在我看來，乃是一棵桂花樹，而且人們現在天性就愛桂花樹，正如他們從前在皮特拿赫（Petrasih）時候一樣。有幾個葉子，還掛在我的外衣上呢。「折下兩三個來」差不多够編一個花冠，爲我的愛人呢！

宮婦：陛下決定不是暗指那人是鍾情吧？

女王：爲甚麼不是呢？你不這樣想嗎？

宮婦：他是完全不成的。我們怎樣知道他呢？或者他是……

女王：一個無政府黨？可是多麼傻啊！他跟我二十多年了，還從來沒有找到一次機會……

宮婦：「恐懼」陛下！

女王：「笑」表示不恭。

宮婦：陛下以為這種非常的窘迫，不是表示不恭嗎？

女王：可是他後來怎樣呢？他現在在那里？

宮婦：他已經被扣留了。

女王：那里？為甚麼緣故？

宮婦：因為並沒有許可，就自己進了御花園。

女王：為着救他的女王的生命！這目的可以證明行為無罪的。

宮婦：陛下，他難得預知陛下車子要翻，並且在御花園裡那個特別地方。

女王：那麼你不信有預知嗎？

宮婦：陛下，對於這事情，我未免太老了。

女王：「底的聲音裡，帶着悽慘」我也是一樣——對於這種事情。

宮婦：陛下！

女王：我們兩個都知道我的年紀是多麼大，全世界也都知道。減去自己的年齡，這事情，並不在一個女王的特權之下呀！「她拿起一個手鏡，注目的照着」可怕呀，是不是？

宮婦：陛下還是驚人的年輕呢。

女王：雖然如此，驚人的事，總不能長久的。無論甚麼時候，我照鏡子，就恐怕那些縐紋，不久就現出來了，我也知道牠要現在甚麼地方。「指着眼角和嘴邊」當我笑的時候，已經顯出了。哎！一個女子在二十歲的時候，她的笑，是多麼隨便呀！「放下鏡子」我現在笑的時候，我用扇子遮着我的臉。我已經四十了，我願意將所有宮中的鏡子都打碎了。「她只念着」

“When Forty Winters Shall Besiege Thy Brow”

你想起莎士比亞的十四行短歌嗎？

“When Forty Winters Shall Bredge Thy brow
 And dig deep Trenches in thy beauty's field,
 Thy youth's proud livery, so gazed-on now,
 Will be a tattered weed, of small worth held;
 Then being ask'd where all thy beauty lies,
 Where all the treasure of thy lusty days,
 To say, within thy own deep-sunken eyes,
 Were an ill-eating shame and thriftless praise,
 How much more praise deserved thy beauty's use,
 If thou couldst answer This fair child of mine
 Shall sum my count and make my old excuse,
 Proving his beauty by succession thine!
 This were to be new made when thou art old,
 And feel my blood warm when thou feel' it cold”

女王：「歎息」我從來沒有一個小孩子！

宮婦：陛下！「親切而又表示不以爲然的」陛下不應當思慮這種事情。

女王：自然不應當。哦！「又微笑」你以爲他是一個詩人嗎？

宮婦：爲甚麼是一個詩人呢？

女王：爲甚麼不是呢？無論如何，我們不久就要知道的。

宮婦：我們要知道麼？怎麼知道呢？

女王：我要問他，並且要聽他的答語。

宮婦：陛下一定不是決定要——

女王：接見他？的確不錯。

宮婦：但是，他是一個不足道的人！

女王：就是這樣，使我們更容易熟識。我要謝謝他。

宮婦：陛下的政府，可以正式謝答他。

女王：但是他是救我個人，我要個人的答謝他。現在我要接見他了。

宮婦：陛下！

女王：你是不是沒有別的可說的了……

宮婦：莫非陛下現在改變心思了嗎？

女王：不是，不要驚惶，沒有甚麼可怕的——哦！我要單獨的接見他。

宮婦：遵陛下命。「她退出去，」

「女王再拿起鏡子，定神地照了：她帶着女人的天性，重新理了她的頭髮；自己對着笑了，又將鏡子放下。」

女王：“When forty winters shall brsiegr thy brow”……

「宮婦和愛人現於門前。他有四十歲，穿着不好不壞的服裝。他穿一件黑色外衣。他鬍子是尖的，他的頭髮有點微帶着灰色。他很不安的向前進。宮婦退出。」

愛人：陛下！

女王：進來。

愛人：「進一步，鞠一個躬」陛下！

女王：來近一點。

愛人：陛下！

女王：我召你來要感謝你。

愛人：我不值得陛下感謝的。

女王：這是一個好機會，使你到御花園裡來。

愛人：是，陛下，是的。

女王：我深深的感激你。

愛人：不，陛下，不必。

女王：但是我是感謝，我實在感謝！

愛人：謹尊陛下的意旨。

女王：但是，你怎麼能得了許可，進入御花園來呢？

愛人：很簡單的。

女王：不顧我的衛兵嗎？

愛人：陛下，那不是您衛兵的錯，我是從後面藉着松樹爬牆進來。

衛兵們看不見的。

女王：在光天白日的時候嗎？

愛人：不，陛下。昨天晚上。陛下一定不要驚惶——

女王：但是那牆很高，你會受傷的。

愛人：沒有，陛下，我爬慣了。

女王：慣了？

愛人：是的，陛下。在每星期六。工廠每星期日關門，所以我可以不必作工。我有許多時間；我能隨意的睡在任何地方。

女王：你晚上露宿在花園裡嗎？

愛人：在夏季是很舒服的事。

女王：你的意思，在冬天也是那樣嗎？

愛人：正是一樣；是一樣的，陛下。「她作驚奇的姿勢」只是在結冰的時候，我和那猩猩一陣到房裡去。陛下現在把牠關在花壇的那邊。請不要驚奇，陛下；我們是好朋友呢。牠很愛吃菓餅和

炒栗子，所以您看一點危險都沒有。

女王：天啊！這是辦得到的嗎？你不是瘋了嗎？

愛人：沒有瘋，陛下。

女王：但是，我的人呀，你在那嚴冬裡，這孤零丁的樣子，同那特別的伴侶在一起。暴露自己，有什麼目的呢？

愛人：陛下……實在……我不知道我應當不應當告訴您，

女王：可是你必須告訴我！

愛人：陛下，每天晚，上在您未休息以前，和當您早晨起來的時候，陛下走到您寢宮前的高台上。晚上您仰看着天上的星辰，早晨您就喂白鴿子。

女王：是的，我是這樣，可憐的小東西們！我喜歡撒給牠們幾把穀粒。

愛人：「打斷了她的話」玉蜀黍！

女王：你怎麼知道？

愛人：風常常吹幾粒到台下來。

女王：你把牠們拾起來了嗎？

愛人：是的，陛下，若是我能辦到的時候。但是這是不常常能作的。

那條小道天天早晨掃，所以到了晚上，牠們就不在那里了。

女王：怎麼？你還把牠們收存起來嗎？

愛人：是的，陛下。我收集了一些紀念品：穀粒；一隻陛下冠上的羽翎，那是當您驅車時，吹下來的；一塊您的皮圍巾上的毛皮，那皮圍巾是您在上次狂歡節所帶的——正當您離開看台的時候，掛在欄杆上了；一個小錢，陛下在街上車裡，擲給一個討飯的小孩子；一隻玳瑁髮針，那是一天早晨，同穀粒一塊落到園裡的，一對手套，兩隻陛下的拖鞋——我從御衣室的一個宮女手

中買來的——我不知道別的甚麼了！您看，這是一個小小的博物館。有一個英國人，要出一千磅購買呢！

女王：「覺得有趣」你怎樣辦呢？

愛人：這心不是爲出賣的嚟！

女王：你一定是有錢了。

愛人：不，陛下，我從前——是可以說十分有錢的，我那時候的生活很好，但是現在我窮了。

女王：你失去了你的錢財嗎？

愛人：是的，陛下。但是我們不必說這事罷，這事對於陛下是沒有甚麼意思的。

女王：但是有意思。我對這很有興趣。我可以問……

愛人：怎樣失去我的錢財麼？是的，陛下，這並不是一個可秘密的，即使是，但既然陛下……我的錢都花在火車票，航海及旅館費上了，陛下是一個這樣的大旅行家啊！

女王：你跟着我嗎？「他點頭承認」但是這是不可信的事呀。

愛人：真的，陛下。真的。旅行是很費錢的，只要陛下在歐洲，那還不算十分不好；但是當您航遊到印度，又一次到芝加哥，後來緊接着又往聖地進香——

女王：你也跟着我遠至印度嗎？

愛人：是的，陛下！陛下記得，那次航遊是爲着您健康的關係；陛下或者不知道，但是醫生說，這問題是有關生死的。您必須換換氣候。感謝上帝，陛下的玉體復原了。但是或者您會死在旅途中的；陛下明白，在這種情形之下，使我不能留在歐洲。

女王：不能麼？

愛人：「坦然地」絕對不能的！

女王：但是我不願你，像這樣化去你的財產。

愛人：陛下，請您不要再以為意了，那從前的財產並不是真像一個金鑛。只有幾千——我很榮幸，向陛下說那工廠：『無敵牛油乾酪廠』給陛下備辦食物的人。是的，實在的！這從前是我的，現在已經屬於別的人了，這是所有的了。

女王：但是你……？

愛人：我現在不過是一個副管賬的，查對出入款項而已。

女王：你的薪水一定很少了。

愛人：哎！沒有可說的。這是一個卑微的位置。相信我，陛下，我能辦比這更大的許多事情，如果不是一個東家，我還可以作經理，或至少作管事的，只是——

女王：只是甚麼？

愛人：只是……陛下不要不高興，但是我必須使我自己的時間可以自由。事實是……我要這個位置，是因為可以供給我生活，——「低下頭看自己的衣服」——並且足夠使人家看的起。這只需每天兩個鐘頭的功夫，從早晨九點半到十一點半，在這時間內，陛下正同大臣們會議國事呢。陛下可以明白……

女王：「笑了」實在的，在這同一時間內，我們兩個都辦公呢。

愛人：不是，不是，陛下！陛下誤會了我的意思，我永遠不敢擅自這樣想……事實是……在這時間內，我的心更自由，我可以不必分心的工作，專心辦事。因為我可以斷定陛下這時決不在街上的。

女王：你希望繼續這種生活到多久呢？

愛人：我能多久就多久，陛下，請陛下不阻止我。陛下對我方纔所說的不生氣罷！

女王：生氣？不會！但是……你是一定很不快樂的。

愛人：不！陛下。非常快樂，非常快樂！但是不如從前那樣的快樂，因為現在，當陛下離開王宮的時候，我並不能常跟去旅行了。可惡的金錢啊！但是幸而陛下現在少旅行出去了。要太貪多的財產是不成的。陛下，當今天早晨的事情發生後；我……我已經酬償了我所有從前在世界上所受的痛苦。陛下就不能想像得到，我是怎樣的歡喜，就是……，陛下就不能想像得到，我怎樣的快活，這次意外的事情……雖然我願斷送了我的生命去防止牠……這是我的意思……陛下明白我的意思。

女王：是的，是的，我明白。不要使你自己太痛苦了。我也同樣的喜歡，原來是你——

愛人：陛下！

女王：因為……我注意你的臉，已經有許多年，我見過你好久了。

愛人：陛下注意到我麼？

女王：自然的。

愛人：或者陛下以為，我是一個畫報的照像員吧？

女王：我想你是一個詩人。

愛人：不是！陛下！絕不是！

女王：你從沒有作過詩嗎？

愛人：「失望」陛下喜歡詩嗎？

女王：是的，我很喜歡詩的。

愛人：天啊！沒有，陛下，沒有做過，從來沒有！從來沒有做過！「忽

然高興」但是我記得，所有已經公佈的關於陛下的詩：生日的，詩，慶祝陛下戰勝，陛下的慈愛，等等的詩，有許多呢！這些陛下自然也知道吧？

女王：不是這些詩。「微笑」

愛人：上帝賜福我們吧！

女王：但是你不必着急。一個人可以作一個詩人，而並不必做詩。

愛人：陛下是這樣想嗎？

女王：自然的，我們可以作詩，或者我們又可以拿詩當作生活。虔誠與克己，幻覺和夢想；犧牲了一已的生命為一個理想，一個不可能的事——這些也都是真實的詩，偉大的詩了！不是麼？

愛人：「不明白」無疑的，陛下，這是無疑的，當然的，因為陛下這樣說。

女王：並且你就是生命的大詩人。

愛人：陛下這樣說。

女王：而且我——因為你——為着記念這一天，這一件事，這在我的生命上，也是一件非常的事蹟——我要賜給你一件禮物，加入你方纔所告訴我的那個收集中，那個我差不多就不知道的。——因為你的文雅，你的犧牲，實在的——請你收了我的這個記念物罷。「她將自己胸前所帶的一顆珍珠，拿下給他」

愛人：不，不，陛下！不！萬不能！實在不是這顆珍珠！不是，不是！

女王：為甚麼不是呢？

愛人：因為一顆珍珠是——一顆珍珠，牠有牠的本身的價值，——不，陛下，不是的。

女王：我不願意令人不快。

愛人：不，陛下，不是！並不是那回事。我覺得……只一次的反覆！
陛下願否賜我一件紀念品，個人的東西，或者不值得甚麼的。

女王：隨你要甚麼吧。

愛人：您願否讓我得了這把鏡子，陛下，在你照過一次之後。「女王照了鏡子，交給愛人」對了……陛下！謝謝！陛下再能應許我吻您的手麼？「他吻了」謝謝！謝謝啊！相信我，陛下——「深深感動」這是我平生最快樂的一天！

女王：我也極感謝你，而且我也要你賞光。如果在任何時候，你希望要任何事物，只要在我的權力以內，可以賞賜的，你都可以到我這裡來，那就算厚愛我了。

愛人：「躊躇着，希望要求別的甚麼東西」陛下！

女王：現在……實實在在告訴我吧，你沒有什麼要的要嗎？

愛人：陛下既然這樣仁愛……陛下願否行使您的權柄，叫內務大臣，賜給一張全國火車的免票。

女王：你在今天就可以得到了，沒有甚麼別的了嗎？你叫甚麼名子？

愛人：馬太，陛下。馬太伯朗，陛下卑微的僕人。

女王：「重念這幾個字，牢牢記着」馬太伯朗，你今天下午，就可以得到了。現在你可以退去。「她敲了一個小銀鐘。」並且再要多謝謝你。「向進來的宮婦說」讓他們護送這位先生回家，記下他的住址。「她鞠躬，遣去了他」

愛人：陛下！……「深深鞠了躬，他快不見的時候，但是當他到了門口，他回頭說」用不着頭等票。「退出」

女王：「心中亂極，在屋內踱來踱去，並不知道是笑好，還是哭好」馬太伯朗，馬太伯朗！「向進來的宮婦說」他走了嗎？

宮婦：是的，陛下。但是陛下不舒服，是這人有所冒犯麼？他有了失禮——

女王：不！不！正是相反，可憐的人啊！

宮婦：他是詩人嗎？

女王：詩人？并不是。不錯，在他那方面講他是的。想像吧——但是你怎麼能夠想像呢？我的上帝呀！這個可憐的人會把他的生命給了我，因為那乾酪餸便是他的生命。如果在四世紀以前，他可以在我的旗幟之下戰鬥，為我的緣故，征服一個王國。他可以發現一個新大陸，放在我的足前，可是現在呢——現在他只看着我用穀粒喂鴿子，他只同猩猩一同睡在欄裡！他的名子叫馬太伯朗——馬太伯朗，我的愛人啊！詩人說的好：我們生下這世上太晚了，這世界已經變得太老了！

——幕下——

賽耳拉（Sierra）是一個西班牙最有創作精神的青年作家。他的作品，受了全世界的熱烈歡迎，已經譯成了五十種不同的語言。他的戲劇，是富於情感的，樂觀的，社會演進的，而且最有劇台藝術的。我所譯的這篇「愛人」，就是他作品中最短的一個獨幕劇。

永叔。十月十五於燕大。

懷 亡 姊

巨 淵

姊姊！今天又是清明了！是你死後的第五次清明了！這第五次清明的今日，你的骨骸，想久已枯乾了吧；你的知覺，亦當渺茫了吧！你能够想到你現在的弟弟，已是漂泊在萬里外的北國裡嗎？亦會想到是在照例的清明日裏，他會獨自躑躅在叢塚間，遠弔孤魂嗎？

姊姊！我現在正獨自踏着人家的墳地，看看塚上新生的草，懷念着母親，懷念着姊姊。

清明日，在我們幼小時的清明日，全家同上外祖父母的墳地去，母親哀哭着，你亦哭泣着；獨你兩個幼小的弟弟，爭着放鞭炮。那時小小的我，只知道母親哭得很哀，覺不出她究竟爲甚哭得那麼哀。那時只知鞭炮聲的好玩。現在，現在說是長大了，曉得點人事了；而尤其是在漂泊的旅路上，獨自站在人家的墳頭上，才真正的曉得母親那時的哀痛。姊姊！母親是死去三年了！記得母親死後沒幾天，就是你死後二週年的紀念日。哀痛裡再遇到哀痛，你曉得你弟弟那時的心情嗎？

又記起我幼小時，在淘氣後受母親的打責，你含着眼淚抱我躲避藤鞭。有時母親惱了，連你亦打起來，你仍是不避地替你弟弟受打。在我小小的哀痛裏，你百般地寬慰，你教我以後少淘氣才少受責打；究竟我淘氣不改，終于你亦受打次數多。你雖受打，你仍不恨我，你仍在藤鞭之下，抱我躲避，而且寬慰我。

在姊妹弟兄裏，你算最大，所以受苦比較多。你姊妹們的日常生活，只是你照料。家裏又事情多，沒有一件不是經過你的手。弟弟妹

妹們的衣服，又都是你在燈下一針一針地縫出來的。

你適郭家那年，你兩個弟弟跟父親歸國。你知我們是要歸國讀書，你歡悅地爲我們整理行裝，囑我們小心路上的一切；且微笑地叫你弟弟們用心讀書，將來教你亦識字。到第二年母親想念我們，叫我們再歸生身地時，你垂淚撫摩你兩個小弟弟。那時，是姊夫死後七八月了。你觸景傷懷：別時歡樂見時悲。當時幼小的我，還怪你爲甚在會面時要哀泣，到現在才知你致哭的原因。

姊姊！在隔年的會見時，你已失去從前的活潑了！

在我們再度的歸國後，在隔離較長的時間裡，你頻頻地寄你心愛的物給我們，致語安慰我們，勉勵我們。到第二次從闊別裏重歸生身地時，只有我一個人了！因我哥哥已由父親包辦婚姻，說是成了家了，仍須羈留國土。我獨自踏進家門時，菊甥女已二歲多了。相會時，你雖笑臉迎你弟弟，問路上的辛苦，究竟你已失去從前的活潑了！

以後，從最愛我的四姨母口裡，才知道你在不願意裡，在父親的積威之下，再適陳家已三年多了。

在從前愛說笑，愛跟弟弟們談天的你，現在整天裡，鬱悶沉愁。日常不是拿那粗淺的書問你弟弟，就是撫弄你的愛女，雖則你還幫友春——姊姊！你原諒我，你原諒我不叫他姊夫了！我現在恨他，我是永不再認他是我的姊夫。雖則事實是是。——管理你們的生意，拿來比你未再嫁前的處理一切，那是生氣盎然的事業；現在呢，只是死氣沉沉了！

從妹妹述說在你危病裏，友春漠不關心地，只顧他的生意，只顧掙他的錢。還是母親燥急，延醫治你，妹妹服侍你，連醫藥費他都不理，亦是母親給。姊姊！四姨母告我後，妹妹告我後，我在含淚裡恨他。

究竟因爲你已適他的緣故，只有莫明地恨他。

日子久了，事情使你憤激的亦多，一天一天地你便成了神經衰弱症。仍是母親焦急，百般尋求醫治方法。友春還說你是假裝着的。易受刺激的你，竟成了錯亂的神經病者。

姊姊！誰使你成這樣的！唉！……………

在你病日見深時，友春仍然努力爲他的錢。那時恰巧父親將替我包辦婚事，所以你竟能以“女兒家”而得再度從越南歸國。你第一次歸國是七八歲；這次已帶甥女，且抱着病歸來。

姊姊！你再臨舊地；尤其是在上已故的姊夫的墳，歸來後，你觸境傷情，你想到你的身世，真不能怪你在有一天的深夜裏，獨自痛哭。最使你難過的，是自小受你愛護過的弟弟——我，亦不能了解你。那時的我，信那鄉愚們的話，竟恫嚇你這鬱抑的神經病者。以爲是以恫嚇可以了你的病；現在想來，是“痴人說夢”吧。我現在再回憶起那時的心情，爲甚會走到這樣險惡，自問亦不得答案。我恨我太愚昧，不聰明，不能看出你的隱痛，安慰你。使你不至處處都可受到憤激，在世間得到一小點安慰，或者可稍使你的心稍得靜謐。現在覺得，現在亦或者可做得得到；然而，然而在那裏再找到姊姊來安慰！

姊姊，我太對不住你了，太使你難受了！自小受你百般地撫愛，到稍大了，竟板起面孔對待你。你想到你有這樣的弟弟，而尤其是在抑鬱裏遇到這樣的弟弟，你深心裡感覺到怎樣的苦痛，我現在雖可以知道，已是遲了。

姊姊！你有這樣不情的弟弟，又何必有他！

姊姊！我雖則現在自怨自艾，究竟要找姊姊來責我，來教訓我，已不是易事了。姊姊！你死後仍含着恨，雖說是禽獸般的友春的過；

這不情的弟弟，亦不能算無可究處！

記得我進畧中後，知道畧中有婦學，心裏念念着你要讀書的熱忱，寫信告你，請你速來，那時你已再回越南了。誰知道晚上剛寫完信，還未發出，第二天早上就得到母親寄給我的你的噩耗！姊姊！你知道你弟弟在接到母親的信後，看到寄給你而未發的信，課亦不能上，彈着良淚，度過一天的悲切鬱悶的時間嗎？假使我信已發出，母親接到後，是不更難堪嗎？姊姊！……

在你死後沒半年的時間，友春就援了越南，要求處分家產。母親不願把血汗所得來的錢給這沒人性的人，就致起訟。你死後骨肉未冷，也就連父母親都不顧念到。竟使年老的雙親，露面公堂。姊姊！母親亦同樣的易憤激，竟在那時種下病根。

母親病時，我還迷夢地在畧中過我舒適的生活。到勢極危重時，才得我哥哥的一封信。急趨越南，還幸，能在會面後八天，母親才辭我們長逝。然而，姊姊！你死時，我正醉夢般，到一月多後才得你的噩耗。你死了，母親又死；而母親死時，圍在母親之側痛哭的，只我們三個弟兄和一個妹妹，你已作先驅。這又叫人多難堪的事嚟！

尤可恨的事，是友春亦自己死去了。我恨我無能，太懦弱，不能替你和母親出氣，不能親手把他刺殺，竟給他自己死去。使你同母親在憤懣裡死後，沒可發洩這口悶氣。

然而，這該怨恨父親。假使沒父親這樣的頭腦，因吃人的禮教，而願把他的愛女葬送給吃人的禮教，或者你不至這樣夭折，母親亦當沒這樣的快死去。

還好，究竟你們已死了，可省却了不少世間事的煩惱。生者的苦痛，正綿綿未已。姊姊！你看：

。三弟的婚姻問題，亦已由父親一手包辦成就了。同買豬苗般的已定下那沒學問沒智識的女子。我們雖然幾次設法，以謀補救；無而卅所謂三弟將來的岳父，頭腦石般的，土般的，固執死守那幾千年遺下來的所謂禮教，還說他願意守舊，他的女子是“不準出門三步”的；而父親呢，又是他那一輩人。現在，我們又都是低能者，怕傷老父的心，這樣眼巴巴地看三弟和我們一樣的葬送給吃人的禮教。

我哥哥和我，亦同都是低能者，怕一個智識不健全的女子，不能在社會裡獨自生活，社會的一般思想，又都是輕視離過婚的婦女。怕她們離開了我們，在尖刻的社會裡生活，有更大的苦痛。覺得離婚在我們是自私自利的事，雖則會自覺苦痛，亦只得這樣忍下苦痛。

姊姊！古人說“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這就叫愛兒子的心嗎？這就叫無所不至嗎？

姊姊！你的死，是誰所致？母親的死，原因是何從而起？這雖不能不怨父親；然可恨的，正只吃人的禮教。假使父親不這頭腦頑固，不受臭禮教的支配，又那有這種事！

姊姊！我們同是時代的犧牲者，怨悔我們要生在這過渡的時代。如果我們早百年生活在沒這樣思想的時代；或沒智識，不會感覺苦痛，麻木般地；不，就後百年而生，或者在父母思想不同父親的家庭裡，這種苦痛或可免去。

然而，現在這種話，只是夢囈吧，你已抑鬱瘋狂而死；母親亦已終于憤懣裡；你的三個弟，亦同樣的沉埋在苦痛之中；只有，只有妹妹因為我屢次的抗議，還幸未定婚。可是，恐終免不了亦同一于我們的命運！

姊姊！你同母親一樣的慘死，我們雖生活着，仍不免苦痛。近來

我腦裡所盤旋着的，只是生之難死之痛。真的生之難，死之痛喲！

現在，友春算已自作孽死了，孤獨無依的你的愛女，正不知怎樣。我們幼年時的釣遊之地，我亦已幾年闊別了。僅從民表的來信裡，得知甥女是隨她的叔叔同住。我覺得這樣，恐終免不了仍蹈我們的覆轍，我當設法使她有機會可能讀書，以謀將來自立。姊姊！你當可安慰了吧！

歸鴉已陣陣飛噪向牠們的巢林，牧童亦個個地向回家的路上去了。紅日已西墮，晚風亦發動，夜幕亦漸漸地披張開了。姊姊！我亦應得歸去。然而，何處是我的歸宿地！你可能告訴我嗎？姊姊！

一看到牧童，就憶起故鄉成群的牛馬。未知你的墓土會受踐踏嗎？今天亦有誰奠掃你的孤塚嗎？這遙遠的你的弟弟，只有在這北國的叢塚上徘徊地懷念你。你知道嗎？姊姊。

雖則不知何處是我的歸宿地；然而，姊姊！我終於不得不歸去，歸去我在這人生的旅路上暫時的旅次。姊姊！我歸去了，歸去了，姊姊！

玫 瑰

謝 冰 季

玫瑰呀！
你曾經刺破了我的手，
但你見了我的紅血滴出時，
又爲什麼把你的濃香
陣陣的送到我的面前來呢？

——夜幕遠遠地織在天空，極目中填滿了空虛的藍色，愚頑的人兒，正在踏着衰草瀾漫的小徑歸來，冷月無語，閃星無語，迷茫的四周自然，都了無聲息，深院鎖滿冷清，小室藏滿寂寞，愚頑的人兒又在直目呆呆的癡望，忽然，無名的風兒流過窗前遺下楓葉滑地的聲痕——刺破了愚頑人的心引起了愚玩人的往事，撥動了愚玩人的筆尖：

(一) 秋水般的眼睛驚了我

“今番我們回去了！”挹辛站在庭中，癡癡的望着天際裏，閃閃的白鴿飛翔，滿院的丁香花，在春末清爽的空氣裡，拂着清香。

“——我們旅京差不多十幾年了，童年的故鄉，現在一些也不能，追憶了，親戚們也冷淡了許多，可是，今番回去了，回到久別的江南——回到冷淡了的朋友，呵！多樂！”他手裡不覺得掏着筒裡的高粱”鴿子以爲他在叫牠們，成羣的飛到他的身旁，只不住“咕嚕咕嚕，的叫着。

“我們快要離別了。也該親熱親熱，是嗎？”他笑了。

.....

他深覺奇怪，只剎那間，竟從海棠式的大地這方移到那方了。

……電鈴兒響了，老朱拿進片子來，母親才告訴是姑父來看他們，他們都忙着到門口去接，他跑去開了門，姑夫，姑母和表妹，——想是，都笑着迎上來，父親把他們讓到客廳去了，

在小小的夾道走時，嫂子和姊姊逗着他說：“她可以嗎？”他臉上不覺得現出不自然的不高興來，其實嫂子見了和他年歲相仿的女子時，總常這樣的逗他，

“怕不成吧！”姊姊怕他難為情纔這樣說。他推肚痛，跑到樓上看書去了，

.....

是一個大地將與黑暗接近的一個黃昏，哥哥開出汽車來，他們都上去預備出去兜風，車過姑父家，姊姊提議進去看看，

“你們怎麼老沒有來？”姑父很樂的迎出來，讓他們脫了長衫坐下。

“天氣熱，就老沒想出來！”

涼風一陣陣的吹來，裡間的簾子“沙”的一聲開了，表妹穿着淺黃色的旗袍，低頭捧着茶盤出來，嫂子笑着看他，他忙低下頭去看着扇面上的“小橋流水”。

“表哥喝茶吧！？”——一個客氣而清淅的聲調，正觸着他的耳鼓，他抬起頭來，輕輕的接過了茶杯，呀！秋水般的溫柔眼睛，微笑時的兩腮淺窩，他顫動了，戰慄了。

歸途，不知是悵惘還是快慰，怔怔的望着窗外，疾馳的樹木，含情的秋水，又在他的眼裡畫出，

“小弟怎麼呆了？”姊姊奇怪着說

“秋水般的眼睛驚了我”

“什麼？……”姊姊像是不解他笑了

（二）浩蕩的大水

誰能寫出她的美？

夜涼了，他靠窗默默窺着蔚藍的天際裏，浮着些稀微的星辰，”離家在即”的情緒，在心府裡像海震波濤一般的起伏着，那正是初次離家的前一夜，母親進來催他去睡，他一陣心酸，勉強躺下，母親坐在他身旁，看着他合上了眼，輕輕走去熄了燈，關了門，可是，母親去後，誰知他這夜曾沒合眼？誰能量量他這夜裡流出眼淚的分量？

天才微白，他早已悄悄的起來。坐在階前，撫着小狗 Hurkey，直到陽光佈滿了微黃的草地上。

“快去洗臉吧！姑父還在碼頭等着我們呢”二哥走出催他說。

“姑父爲什麼到碼頭等我們？”

“你不知道嗎？君紅也是和我們一同到北平讀書去？”

“君紅——？”他似乎了解了

船上的頭兩天，海面的風浪大極，他們都有些暈，君紅飯也沒吃，可是現在水已平得鏡般，她好像清楚些，他是多們快活。

“你看今天風浪小得差不多沒有了——覺得好些了嗎！？”他開了餅乾箱，倒杯開水遞給她，

“是的，今天好多了，謝謝！她接過了杯子對他表示極感激的笑了一笑，吹着開水，怔怔的望着窗外。

“還是出去看看好，老關在屋裡，又會暈。”

她表示很贊成，洗了臉，換了件灰碧色的衣服，漆黑裙子；他開了門，他們拉着手，輕輕的走到船面上。

黃昏漸漸的移近，

海邊丹紅的落日，瀉在碧玉般的浩蕩大水上，洗漾的金黃水面呈現出處女嬌艷的微紅。他扶在欄杆上，默默的領略了心靈初見的海水美。

“那邊像烏毛的不是漁船嗎？”細細的聲浪闖破了默默的思潮。

他看時，果然將被大水吞併的落日旁，映着隻樹葉般的小船漂蕩的着，他猛回頭來看君紅，呀！細長的眉毛，恹恹的秋水，漆黑而圓齊的頭髮，豐滿的面孔，和苗條的身材，他的胸空洞了，他的心隨着大水馳跑了。剎時心靈急急的受了一隻飛箭：

——亭亭玉立的君紅，

——波光映漾的海水，

眼裡的君紅和海水漸漸的在他心靈的深處密密的柔合了。

他們依舊默默看水，姊姊也出來了，

”浩蕩的水我怎能寫出她的美？”他指着水，對姊姊現出不可思議的驚訝。

姊姊笑着也默默看水，好像同情於他似的。

（三）玫瑰刺破了我的手

今天不知怎的天色才朦朧的微白，他已是輾轉的不成夢了。呆呆看着微風吹動的垂柳，最近，片斷的往事，又逗上心來——“到京後姊姊們和我分開了學校，我是多麼惆悵而寂寞，可是當我得到我考進A校的信時，我的熱血，又怎樣的湧上來”。

“君紅和我雖不能常在一起，可見離得近些總覺安慰得多，何況還常常的通信？……豐潤的面孔，秋水的眼睛，黑黑的頭髮，……君紅是多麼的可愛呀！”海水和君紅的美又同時在他的眼中活現。“我

雖也曾見過多好看的女子，可是，只有君紅的美，是會像海水般的驚了我”。

初出的太陽從黃葉的縫裡，射到眼簾他才想起姊姊說今天早要去松園看日出，不覺得好笑起來。匆促的洗了臉，跑到姊姊那裡時，君紅已先到了，豐滿的面孔，在晨光中越顯得精神，對他笑着微微的像是點了頭，姊姊才問他“怎麼來得這樣晚？日出已經過去了許多時？”

“忘了”。

深秋的早晨空氣，使人感覺得意外的舒暢和涼爽，他們一路走着，默默的各自領會自家所見的景色，雖是間或也說一兩句話。

小徑的窮處漸漸可以看見兩三個女子，向君紅招手，君紅跑着迎了去，回來說“表姊先走吧？他們還約我到別處去玩玩呢”，他怔怔的目送她到小徑的盡處。

秋風漸漸的起在歸途的兩旁樹枝上，凋零的紅葉，從地上迎面捲着撲來，沙沙的響着，姊姊不覺得嘆了口氣，

“姊姊爲什麼嘆氣？”

“不爲什麼”姊姊搖着頭好像對深秋的景象，有無限傷感。

她們還是默默的向前走着，天際漸漸的陰起來，

“你常和君紅通信嗎？”

“姊姊怎樣知道???”他疑端湧起。

“——他給我看的”姊姊淡淡的說，

“怎麼啦？”他一陣頭暈更加疑惑。

“不怎麼樣”，姊姊看他笑了。

心緒只覺迷惘一時不知想那裡去了，無精彩的又着手，踢着路上的小石子，

“怎麼啦？”姊姊注意到他的手，

“——玫瑰刺破了我的手，”他低頭看着手，眼圈兒紅了，身上發燒了，一路上只管胡亂的尋思——

“……難道他——？”

(四) 玫瑰的花香

真好笑，那時的抱幸，好像感覺得，世界一切的虛偽，人生的空洞，人人都對他不住，像個瘋人般的思想，曾白晝狂笑，也曾深夜痛哭，竟和君紅賭氣，差不多三星期沒寫過隻字，到現在想起來，還要笑自家的孩氣。

月來的天氣，早催他穿上了母親親手做的棉袍。

那正是新歷年，一個雪後的黃昏，將從兩山峰中縮進頭去的紅日，斜照着滿山坡的殘雪。

姊姊早約好他們到校外，附近的一家家鄉飯館吃飯去。

一路上說笑的聲音，夾雜着踏雪的聲音。

席間，他默默得不知說什麼，君紅時時看他也許是奇怪他的冷淡。

也只低頭弄着大衫。

“姊姊！大衫不知怎麼破了”

“讓我拿同去叫下人縫去吧！”

“——表姊還是等我拿去縫吧！明天進城車上正好給表哥”

晚間，姊姊又請他們看電影劇後姊姊叫他送她回去。那時的他，已高興了許多。可是他們在小徑走時，依舊是默默的不知從那裡說起。

今晚月亮，暈暈的發出微光，愈顯得嫵媚可愛。

他們的影兒穿着枯枝的影兒前進，正好像頭上月兒穿着稀雲般，輕歌的音浪隨着他的耳翼慢慢的前進。

他像是微微的吃了杯濃酒。

黑雲漸漸的從四周攏上來。

他深深的低下頭說過晚安。看着君紅和月兒被黑雲團團的罩着。

他回去時手中拿着手電燈，又是一種的尋思走着。

第二天的早上果然又大雪紛飛。他忙着把些禮物裝在箱裡，預備進城送人。幾個同學一路上在雪花裡說笑着走。

進得車門，君紅早替他占了坐位，笑着招他坐在她的身旁。

“衣服縫得太糟了。將就得穿吧！”她解開了包袱，他看時，細細的針線，竟看不出半點破綻，就車上套上穿了棉袍。同學們都看着他。他的臉不覺得泛出了驕傲的光彩。

“這是表姊交我給你的一張車票”她又遞他一張車票笑着說，他已是七分高興。他們一路上談笑急馳在片的雪花裡。

星期日的下午，他們恰好又是同車回校，下車後他替她提着提箱送她回去，迎面正碰見姊姊。

“我有車票，姊姊爲什麼還叫君紅給我？”

“沒有呀！？”姊姊不覺奇怪說，君紅低下頭去偷偷的笑着。他謝過君紅也一陣大笑。

“你笑什麼？”姊姊說。

他伸過手指，悄悄的說，“我的手好啦，你不聞見玫瑰的花香嗎？”姊姊也和着他們笑了。像是了解一切

心中不知要多快活；月來的疑團，早拋到九霄雲外。

(本節完，全文未完)

太 貴

王 成 瑚 譯

法 國 莫 泊 桑 著

在法蘭西與意大利兩國之間，靠近地中海，有個小之又小的孟那哥王國。我們若隨便揀個僻野的小城都可豪說比這小國的百姓多，因為她一共只有七千人，但設或不怕費事，把這全國一劃分，每人平均，還難攤到一畝地。不過這小之又小的王國裡還真有個王；他有殿宮，也有侍臣；也有國卿，也有教僧，也有武官，也有軍隊。

這軍隊并不大，全數僅有六十，但無論如何總得稱為軍隊。有如在別國，賦稅在這王國裡也一樣徵收：有烟稅，有酒稅和酒精稅，還有人頭稅。不過雖則百姓怎樣喝酒抽烟如其他外國人，但稅收之少，國王簡直就不能養活自己，侍臣，以及文武百官——假若他再不設法想新的國課來源。這國課的來源是由於一月賭窟，百姓都在那裡押着「單雙」。但不管輸贏，窟主總要在每一局之後抽收百分之若干，除他的開消與應賺之外，他還得孝敬一大宗與國王。孝敬這大宗款子的理由是在全歐洲也只剩着他這一家了。雖則曾有一時，少數德國的達官開設過如此之類的賭窟，但不久也都因事查封了。其原故據說是因為這些賭窟為害太甚。人，誰也可以進去碰碰他的運氣：把所有的去冒一個險，結果雖是輸，但為他人冒個本不是自己的錢的險，仍然也定是輸；而且倘若真個不轉運的話，則往往投河把自己淹死，用手鎗把自己鎗斃了。所以德國嚴禁其本國官員發這樣的橫財；不過，誰也不會禁止孟那哥國王，於是他也落得保存這種事業的獨享權。

所以，有誰願意要過過賭癮的，都可到孟那哥去。任他們輸或贏，

但國王總是有的收入。然諺有云：「混財不富」；國王縱然曉得這是一種非正當的營業，不過他又能有什麼別的辦法呢？他要維持生活；因為即使從吸烟與喝酒上抽些捐稅也不見得就是體面的事體。然而他聖躬如常，國運亨通，沈淪於金錢之中，而且每日寅時三刻升殿坐朝，一如真王。

他也登極，他也受賀，他也嘉賞，他也降旨，他也下赦；而且他也有出巡，也有朝議，也有典章，也有法庭。總之一切都和別國王一樣，雖然就是土地小一些個。

忽地，在這小之又小的國度裡發生了一件暗殺案。本來百姓都很和平，這類的案子以前就沒聽說過。法官都行禮如儀地在一塊商量，很公正地審判着。當有推事，檢察官，陪審員，及律師一千人等到堂。他們辯論，駁詰，審理，但終於這犯人照國法應綁赴法場斬首。審判至此完畢。於是他們將判決呈鑒國王。國王披閱了判決，當就予以硃批道：「如此犯應得死罪，則誅之。欽此。」

不過事情還有點未善，就是他們既沒有殺頭的斷頭機，也沒有行刑的劊子手。國卿們却為這件事情思索又思索。於是決定行個國書到法蘭西政府，請託購一架斷頭機和一個劊子手來殺這犯人。假設能辦，則請先示知所費應需幾何。國書是已經送出。一星期之後，覆文也來了；斷頭機與劊子手俱可供備，惟所費則需一萬六千弗郎。國王得知，想了又想。一萬六千弗郎！「這犯人那值這些，」他說：「賤一點，不能辦嗎？」因為一萬六千弗郎，全百姓每人得分派兩個多。他們若不答應，或者許會因此激起叛變不是！

於是招集了朝議決定怎麼辦法；結果是再行個同樣的國書與意大利國王。法蘭西是共和國，對於一般國王是不會給通融的；但意大利

是叔仲之邦，說不定總要便宜些。國書又發出，很快地回文也轉來了。

意大利政府回文說很情願供給斷頭機與劊子手，其價是一萬二千弗郎，不過運費在內。這雖然便宜些，但仍是太貴。犯人實在值不了這許多。且每人還得多攤派一個多的稅。又招集一個朝議。他們討論，計畫，看到底怎樣便宜些。軍隊之中，隨便拉一個來，或者不能，就用土法子把犯人幹了？統領也宣來問了：「你不能找一個兵士來把這犯人殺了麼？戰時，他們是不怕殺人的。其實，這也可教他們練習練習。」於是統領一個個傳見了士兵，問誰可以擔任這個差使。但終於不見一個能出來告奮勇。「不，」他們說：「我們不知道怎樣殺人，在先又沒有學過。」

怎樣辦呢？國卿們商議又商議。他們組織了一個特別衙門，委了專臣與隨員，最後他們決定頂好是把死罪改爲無期徒刑，永遠監禁。這不但可以顯示國王的洪恩，也畢竟是要便宜些。

國王一照准，於是這事也就告了一個段落。但仍有一點沒完，就是還沒有一個充無期徒刑的監牢。雖然有個暫時拘留犯人的看守所，不過總不是一個適用永遠的。到底，他們也找着了一所可用的地方，就把犯人囚在那裏，另派一個禁子看守他。禁子除了看守犯人以外，還管每餐從御廚裏端飯給他吃。

月復一月地，犯人不覺拘禁了一年了。但是一年將盡，國王檢查自己的進款與出款的賬目，一天，在出款項下看見了一筆新的花消。這是爲那犯人用了的；是不很小的一宗出款。本來，一個禁子，禁子也得給飯吃不是！一年用了六百多弗郎。頂糟糕的是這犯人還正在年青力壯之時，至少還可活五十歲。設若整個計算一下，這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那哪成！於是國王召進國卿對他們說：「你們還得想個比較

便宜的法子處置這犯人。現在的辦法太費了。」國卿們彼此接頭又接頭，末後就有人發言：「各位，我的意思是不如把禁子撤了……」[不過，]又一個即刻打着岔說：「那犯人就會跑的。」[「噫，」先發言的國卿道：「讓他走好了，還捨不得他麼！」]於是他們把斟酌的結果稟知國王，國王果然准許。禁子是撤走了，他們靜觀事情的變動。然事情的變動是當午飯時，犯人自己出來，因為沒有看見禁子，他就自己走到御廚裏拿了自己的糧食。他拿他應得的，又走回牢去，把門關上，仍然鎖在內面。第二天也是這樣。他到一定的時候就去拿他的食品；至於逃跑，他簡直沒有生一點意念！怎樣辦呢？他們又為這事情在商議。

「我們應當乾脆對他講，」他們說：「國王并不想再囚禁他了。」於是法官把犯人提到面前來。

「你為什麼不跑走呢？」法官說：「又沒有禁子看着你。你可到你要去的地方去，而況國王現在也不在乎了。」

「回大人的話，小的敢信國王是不在乎了，」犯人說：「但是小的沒有地方去。小的還能做什麼？大人在判決書上已經註定了小的的品行，人們都要把他們的背向着小的。所以，小的也不能謀事。大人待小的太刻苦，這豈是公平？第一，大人既然判小的死刑，就該把小的殺了；然而大人們却不。這是一樁，小的也沒敢抱怨。既而大人又把小的改判永遠監禁。派一個禁子為小的送飯；但是後來大人又把他撤走了，小的只得親自去拿。小的也沒敢抱怨什麼。然而大人現在真個又要逼小的走！小的不贊成！大人愛怎樣就怎樣辦好了，小的可總不走！」

到底要怎樣辦呢？又招集一次朝議。他們能想什麼方法？犯人不肯走，他們返復磋商再磋商。唯一的法子能把他遣走是給他些些年金。於是，他們回報國王。「真沒有什麼別的法子，」他們說：「他總得

給打發走。」數目是規定了每年六百弗郎，也對犯人宣布了。

「好吧，」他說：「小的倒沒什麼，只要大人能如期撥付。若是這樣的條件小的就走。」

事情於是定妥了。他先支了三分之二的年金，離開王宮。只坐了一刻鐘的火車，就遷出了國境。於國王的邊界以外他駐下了脚。在那裏買了一塊地，興起貿易的園藝來，現在還過着舒服的日子。他按時領取他的年金。錢一到手，他間或走到賭窟裏去，押牠兩三個弗郎，有時會贏，有時也會輸，但事後就轉回家去。他平和地健壯地住着。

他真僥倖，在連殺頭與監禁都還嫌貴了的國度裏，竟沒有沈陷於罪刑之中。

附註：原著者是法人莫泊桑，託爾斯泰譯成俄文，復經毛第爲她穿起英國裝來。我覺

得作者對人生簡直開了個大大的玩笑，根據毛本，因譯焉。

沈 默

育 穌

我怕把這沈默打破，
 祇在沈默裡，
我纔感到甚麼是人生的真意。

我怕把這沈默打破，
沈默賜與我無限的慰藉——
 甜蜜的回憶，
 在沈默裡深深地來味。
我的靈魂醺醺地醉了，
醉了在沈默底懷裡。

我怕把這沈默打破，
 祇在沈默裡，
貯藏着無限，無限的神秘。

秋 郊

浩 叔

驕陽銜着了西山底肩領，
渲染出岑寂的紅藍，
颯颯寒風掃盡梢頭的枯葉，
逞出肅殺的威嚴。

道傍座座的草舍，
吐出縷縷的炊煙，
一隻烏鴉從田園上掠過，
三五相伴的雞兒在荒草上盤桓。

老婦倚着杖站在柴門當口
竭着力喊叫“小住兒——
天氣已晚
寒風多厲
快回家來用你的晚餐！”

蒼茫的景色，
蕭森的氣象，
沉默的車馬行路聲，
村家驢兒推磨聲，
空中野鳥噪叫聲，
都于剎那間，夕陽殘照裡，
融化在游子的心田！

二十九，十，一九二八。

七夕懷杞子

石 倉

唉，今夕，爲什麼要有今夕？
難道超脫的神仙也是困於分離！
你看那天空已充滿輝煌的眼淚，
還時時一滴一滴地奔流下垂，

人說天上的一年洽等人類一天，
這話兒對與不對誰個能敢定斷？
但縱令他們是一年一度的團圓，
爲何我倆竟足足五年不能相見？

唉，杞子，如今你已是兒女成雙，
諒你底容顏也像今夜的月色淡黃；
我眼裏的殘月還印留着你底影相，
但你喲，恐怕是早已經把我遺忘！

幽 宮

韋叢燕

黑夜裡我漫步走入回憶之幽宮，
綠綠的一道燈光隨着步聲閃動；
我遙向燈光凝望，
燈前閃着我的幻想。

朝朝暮暮我漫步走入這夜之幽宮，
遙望綠綠的幻想在燈前閃動。
哦，萬一這宮門一朝爲我關起！
萬一這燈光一旦爲我滅熄！

詩 三 篇^(選錄)

日本 厨川百村 著 魯迅譯

我不在講什麼道理，還是談詩吧。

詩三篇，都是勃朗寧的作品。作爲根柢的中心思想是同一的，這詩聖的剛健而勇猛，而又極其壯快的人生觀，就在其中顯現着。

在「青春和藝術」(Youth and Art)裏所說的，是女的音樂家和男的彫塑家兩個，當青年時，移心竊相愛戀，而兩者皆猶豫逡巡，終于沒有披瀝各人的相思之情的末路的慘狀。說的是女人，是追憶年青的

往日，對於男的抱怨之言。

還在修業的少年彫塑家，正當獨自製作着的時候，却從隔路的對面的家裡，傳出女的歌唱和鋼琴聲來，那女子的模樣，是隔窗依稀可見的，但沒有會過面。這事不知怎樣，很打動這寂寞的青年的心了。女的那一面，也以爲如果擲進花朵來，即可以用眼光相報。春天雖到而兩人的心都寂寞。女的是前年秋季到倫敦來修業，預備在樂壇取得盛大的榮名的。

藏着纏綿之情，兩人都躊躇，而時光却逝去了。男的又到意大利研究美術去，後來大有聲名，列爲王立美術院之一員，且至于荷了授爵的榮耀。

女的後來也成了不凡的音樂家，有名于交際界，其間有一個侯爵很相愛，不管女的正在躊躇着，強制地結了婚了。

這侯爵夫人和聲名蓋世的彫刻家，在交際場中會見了。這時候，必的羞得像一個處女。

世間都激賞這兩人的藝術好。然而兩人的生活是不充實的，即使嘆息，也並不深，即使歡笑，心底裏也並不笑。他們的生活是補釘，是斷片。

Each life's unfulfilled, you see;

It hangs still, patchy and scrappy'

——youth and Art XVI

他們兩個的藝術方面，所以，缺少力量；總有着什麼不足的東西。這就因爲應該決行的事情，沒有決行的緣故。奮往直前，鬼神也避易的，而他們竟沒有直前的緣故。到了現在，青春的機會可已經不知道消失在那里了。

勃朗寧還有刺取羅馬古詩人的句子，題曰「神未必這樣想」(Dis liter Visum)的一篇詩，也有一樣的意思。這是憤怒的女子，譴責前戀人的話。正如今夜一樣，十年以前，他們倆在水濱會見了。女的還年青，男的却大得多，因此也多有了所謂「思慮」「較量」這些贅物。男的也曾經想求婚，但還因為想着種種事，躊躇着。例如這女子還不識世故呀，年紀差得遠，將來也有可慮呀之類，懷了無謂的己憂，男的一面竟沒有決行結婚的勇氣，事情就此完結了。待到十年後的今日，男的還是單身，但和 Ballet (舞曲) 的女伶結識着；女的却以並無愛情的結婚，做了人妻了。豈但因為男的一面有了思慮較量這些東西，這兩人的生活永被破壞了呢，其實是現在相牽連的四人的靈魂，也統統為此淪滅。在男人，固然自以為思慮較量着罷，但詩聖却用題目示意道：「神未必這樣想。」

凡有讀這兩篇詩的人的，該可以即刻想起作者勃朗寧這人的傳記內一種異采吧。

詩人勃朗寧是通達的人，是信念的人，有着儘夠將自己的生活，堂皇地真實地來藝術化的力量，總不使「為人的生活」和「為藝術家的生活」分成兩樣的。這就因為在他一生的傳記中，並沒有所謂「自己分裂」那樣的慘淡的陰影的緣故。當初，和女詩人伊利沙伯巴列德相愛戀，而伊利沙伯的父親不許他們結婚。於是兩人就隨便行了結婚式，從法蘭西向意大利走失了。雖說這病弱的女詩人比丈夫短命，但勃朗寧夫妻在意大利的十六年間的結婚生活，却真是無上之樂的幸福者。和遭着三次喪妻的不幸的彌耳敦相對照，其為幸福者，是至于傳為古今文藝史上的佳話的。試一翻夫妻兩詩人的詩集，又去看彙集着兩人的情書的兩卷書翰集，則無論是誰，都能覺到這結婚生活的幸

福，是根本于勃朗寧的雄健的人生觀的吧。在懷不上不下的杞憂，斤于思慮校量的聰明人，那「走失」，就是萬做不出來的技藝。

較之上文所舉的兩篇更痛快，更大胆，可以窺見勇決的勃朗寧對人生的態度者，是那一篇「立像與胸像」(The statue and the Bust) 每當論勃朗寧之爲宗教詩人，爲思想家的時候，道學先生派的批評家往往苦于解釋者，就是這一篇。

事情要回到三百多年的往昔去。意大利弗羅連斯的望族力凱爾家迎娶新婦了。

在高樓的東窗，侍女們護衛着，俯瞰着街上廣場的是新婦，忽然瞥見了緩緩地加策前行的白馬銀鞍的貴公子了。

「那品格高華的馬上人是誰呢？新婦赧着顏這樣問。侍女低聲回答說：「是飛迪南特大公呵。」

過路的大公也詫異地向窗仰視，探問她是什麼人，從者答道，「那是新近結婚的力凱爾提家的新婦。」

當大公用戀人的眼，仰看樓窗的時候，宛如初醒人似的，新婦那眼也發了光，——她的「過去」是沈睡。她的「生」從這時候纔開始。從因愛生輝的四目相交的這刹那起，她這纔蘇甦了。

是夕，大張新婚的饗宴，大公也在場。大公看見華美的新夫婦近來了。這瞬間，大公和新婦靚面了。依那時的宮庭的禮儀，大公遂賜臣僚力凱爾提家的新婦以接吻。

這真不過是一瞬間。在這瞬息中，兩人該不能乘隙交談的，但在垂頭佇立的新郎，却彷彿聽到一句什麼言語了。

是夜，新郎新婦在臥室的燈影下相對的時候，男的便宣言：到死爲止，不得走出宅外一步去；只准從東窗下瞰人世，像那寺中的編年

者記似的。

「遵命，」口頭是回答了，但新婦的心中，却有別的回答在。和這惡魔再來共這夜麼？在晚禱的鐘聲未作之前，脫離此間吧，扮作小百姓模樣，逃走是很容易的。——但是，明日却不可。（這樣想着的時候，他的眼光凝滯了。）父親也在這里，爲了父親，再停一日吧。單是只一日。大公的經過，明天也一定可以看見的吧。

在牀上這樣想，她翻一個身，便睡去了。誰都如此，事情決定，說是明天，便睡去，這新婦也如此的。

這一夜，大公那一面也在想，縱使這幸福的盃，在精神和肉體上怎樣地價貴，或怎樣地價廉，也還是一飲而盡吧。明日便召了趨殿的新郎，請新婦到沛忒拉雅的別邸中，去度新婚的佳日。但新郎却冠冕地謝辭了。他說，在己固然是分外的光榮，但對於南方生長的妻，北方的山風足以傷體，醫生是禁其外出的。

大公也不強邀，就此中止了，但暗想，那麼，今夜就決行非常手段，誘出新婦來吧。然而且住，今夜姑且罷休。須迎從法蘭西來的使節去，不能做。無法可想，暫停一日罷。而且單以經過那里，仰窺窗裏的容顏，來消停這一日吧。

的確，那一天經過廣場的時候，因愛生輝的大公的眼波，——真心給以接吻的唇。窗裏的女人——看見了。

說是明日，又說是明日，這樣躊躇起來，一日成爲一週，一週成爲一月，一月又延爲一年。在猶豫逡巡中，時光逝去了。愛的熱會冷却吧，老境會臨頭吧，說着且住且住，以送敷衍的月日，而迎新年。生活的新境界，總不能開拓。幽囚之身，則從東窗的欄影窗下窺戀人，經過廣場的大公，則照例仰眺窗中的女子，每日每日都說着明日明日

地虛度過去。用了不徹底的敷衍和妥協，來裝飾對於世間的體面的幾何年，就這樣地過去了。

她有一天，在自己的頭髮中發見了幾絲的白髮。她知道「青春」的逝去了。兩頰瘦損，額上已有皺紋。以前默然對鏡的她，便急召樂比亞的陶工，命造自己的胸像，並教將這胸像放在俯瞰那恰恰經過廣場的戀人的位置上，聊存年青時候的餘韻的姿容。

大公也嘆息道，「青春呀！我的夢消去了！要留下他的銘記吧？」于是召喚婆羅革那的名工，使仿照自己騎馬豐姿，造一個黃銅的立像，放在常常經過的廣場中。

這兩人的「立像與胸像」留在地上，但兩人在地下，現在正靜候着神的最後的審判吧。今日說着明白，送了「想要努力的懶惰」的每日每日，終于不能決行那人生一大事的他們倆，神大概未必嘉許罷。詩人勃郎寧說。

詩人說，「也許有人這麼說着來責備吧。因為遲延了所以正好，一做不就犯了罪惡麼？」這虔敬的宗教詩人，是決不來獎勵和有夫之婦的背義之愛的。只是，人生者，乃是試練。這試練，正如可以用善來施行一般，也可以用惡。決勝負者，無須定是賭錢。籌馬也不妨，只要切實地誠懇地做，就是真勝負。即使目的是罪惡吧，但度着虛飾敷衍的生活的事，就誤了人生的第一義了。衝動的生命，躍進的生命，除此以外，在人生還有什麼意義呢？

「立像和胸像」的作者既述了這意思，在最末，更以古詩人荷拉調斯詩集的名句結之。曰，「不是別人的事呵！」

——選自「出了象牙之塔」p.p. 60-69.

贈所歡(選錄)

希臘 薩普福 作 周作人譯

我看他真是神仙中人，
他和你對面坐着
近聽你甜蜜的談話，
與嬌媚的笑聲；
這使我胸中心跳怦怦。
我只略略的望見你，
我便不能出聲，
舌頭木強了，
微妙的火走遍我的全身，
眼睛看不見什麼，
耳中但聞嗡嗡的聲音，
汗流遍身，
全體只是顫震，
我比草色還要蒼白，
衰弱有如垂死的人。
但是我將拼出一切，
既是這般不幸。……

薩普福(Sappho)生于基督前五世紀，當中國周襄王時，柏拉圖稱之為第十文藝女神。據說雅典立法者梭倫(Solon)聞姪輩吟薩普福的詩，大悅，即令傳授，或問何必亟亟，答云「俾吾得學此而後死。」這首詩普通稱作 Eis Eromenan，譯云贈所歡(女子)，見三世紀時

朗吉諾思著的「崇高論」第十節中。著者欲說明文章之選舉與配合法，引此詩爲例，末了說道，

「這些徵候都是戀愛的真的結果，但此詩的好處如上邊所說，却在于把最顯著的情狀加以精審的選擇與配合。」所以反過來說，也可以說這是相思病(與妬忌)之詩的描寫，頗足供青年之玩味也。

這詩裏有一點奇怪的地方，便是所謂「所歡」乃指一女友，後人謂即是亞那克多利亞；據說薩普福在故鄉列色波思講學，從者百許人，有十四女友及女弟子最相親，亞那克多利亞即其一人。因這個關係後世便稱女子的某種同性戀愛爲 Sapphism，其實不很妥當，女友的關係未必是那樣變態的，我們也不能依據了幾行詩來推測她們的事情。總之這既是一篇好詩，我們只要略爲說明相關聯的事，爲之介紹，別的都可以不管了。

三月十七日附記。

——選自「談龍集」P.P. 179-183。

編完以後

記 者

燕大月刊社一變而爲燕大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月刊部，組織上雖然不同，但燕大月刊始終還是代表燕大全體的出版物。因此，同人等對於本刊今後的內容怎樣，形式怎樣，絲毫沒有成見，完全以同學諸君的意見爲轉移。同人等所以要印調查表，徵求同學諸君的意見的，

其用意也是在此。

本來做一件事，不算難事，所難的是要知道怎樣做才能做得滿意，做得成功。例如，把幾篇文章送交印刷局付印，並不是難事，所難的是付印的時候，要知道究竟那幾篇可用，那幾篇不可用。稿子的去取，本來是件難事。太嚴格了，恐怕對不起作者；太放任了，恐怕又對不起讀者。同人等雖然不敢說本刊所發表的都是好的，所未發表的都是裏的，但每篇的去取，都是經各股編輯員再三考慮，然後才審慎決定的。至於本期所沒有發表的，有的因為找不到原文，無法對照；有的因為沒有分段，或沒有加新式標點，恐怕登出來了，不便讀者；而大多數的文稿，多半是篇幅有限，留待下期，並非根本不能照登。這件事，也是要向投稿諸君聲明的。

本刊的好壞，固然靠牠的內容和形式而定；而牠的內容和形式，又全賴經濟的多寡和投稿的種類而定。如果經濟充足，每年出十二本，每本出二百面，紙張要好，印刷要精，並不是什麼難事。反之，經濟缺乏，每年出八本，每本出一百面，用普通的紙張，印刷得極其惡劣，也許是不可能的。至於內容方面，某種稿件多登，而沒有人投稿，或投稿者極少；某種稿件少登或不登，而投稿者極多，豈不也是枉然麼？所以只希望本刊好是不成的，還要盡心竭力愛護本刊，千方百計贊助本刊，本刊才能照我們所希望的好了起來。

同人等既蒙諸君推舉，負編輯之責，就是諸君的公僕。諸位要我們怎樣辦，只要我們有那種力量，當然可以唯命是從。如果出乎我們能力範圍之外，就只好敬謝不敏了。

燕大月刊廣告價目表

等次	特等	優等
全面	四元	二元
半面	二元	一元
四分之一面	一元	五角

燕大月刊價目表

零售	每冊定價大洋兩角五分
半年	四冊大洋一元
全年	八冊大洋二元 隨贈本刊副刊 (每周出版)

燕大校友門委員啓事一

逕啓者，現任校友門委員已與上屆職員接收竣事。此後捐款，盼望諸位職教員及男女同學努力幫忙，俾得早日完成其未盡之責。今將接收一切總賬公布如下，務乞鑒察，爲荷！

1. 交還學校墊款二千四百六十四元(收據一張)
3. 現交中華懋業銀四百七十四元
2. 現款一百一十一元四毛
又銅元廿四枚

總計三千四十九元四毛又廿四枚

啓事二

逕啓者，前已認捐諸君，請即日將尊款擲交本會會計賀惠琮(女校)許寶駿(男校)，爲荷！

啓事三

逕啓者前數任時所發出之捐冊，現暫停止募捐，請諸君即日將捐冊併捐款交還本會以清手續。除專函達外，特此聲明。

啓事四

我們的壯偉校友門，早已落成了。她底建築費共計大洋九千八百元，而我們歷年來所捐得的款僅三千餘元，兩相比較，所得的不及所用的半數。但是我們要完成建築校友門原來的精神，我們不能不要加緊的努力。要完成這種精神，就全靠現在職教員和男女同學們的幫助和努力了！

本屆校友門委員會委員名單

主席 劉啓泰
副主席 張桂卿
委員 孫增敏，賀惠琮，馬瑞斌，熊之孚，許寶駿。

競進書社南紙文具店

精印中西名片仿古信箋揭裱字畫鐫刻牙石象皮圖章裝訂講義書籍
出售新舊書籍各色紙張學校應用文具物品繁多不及備載如有所需
請試購之開設海甸西街路西門首有石筆爲記借電二分局二十五號

德慶程大米莊廣告

本莊向在各埠採選最高大米粗細雜糧各地上等白麥各色粳米老米
自磨自碾格外精細並經銷各牌麩粉定價從廉如蒙賜顧請向電話東
局一七六五號本莊送貨員胡友直接洽當不致悞也

本莊設北平崇文門內溝沿頭中間路東門牌廿二號（電話
東局一七六五號）

裕興合木廠謹啓

本廠專做西式桌椅大櫃臺鏡木床書格及各式粗細木器選材地道做
法精良並包辦大小建築工程定期不悞如蒙賜顧無任歡迎

設開成府道西門牌十八號

德成木廠王德裕謹啓

本廠專做西式各種精細桌椅鏡臺床凳書格躺椅粗
細木器以及飯廳傢具無不俱全並包修中西大小各
式樓房油漆彩畫工精料實定期不悞

開設成府溝沿胡同南頭路西大門內門牌十四

號

經理部職員

部 長	劉啓泰
副 部 長	鄭林莊
廣告股主任	程家驊
定閱股主任	馬瑞斌
贈閱股主任	楊漪如

私立燕大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月刊部細則

- 第一條 本部定名為私立燕大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月刊部
- 第二條 本部設正副主任各一人由出版委員會提名經全體會員選舉之
- 第三條 本部分政治社會經濟科學文學五股每股各設編輯員二人至四人由正副主任聘請之
- 第四條 本刊除暑假停刊三期寒假停刊一期外每月出版一次全年共出八期但於必要時得出合刊特刊或贈刊
- 第五條 本刊每期定為八十面至一百二十面特刊或合刊定為一百五十面至二百面但於必要時得增減之增刊面數臨時酌定
- 第六條 本刊文稿之徵集與修改由各股編輯員分別負責各股範圍以外之文稿由正副主任臨時特約專員編輯之
- 第七條 本刊每月十五日集稿二十日付印三十日出版但於必要時得變通之付印以前得開編聯會議討論該期之內容與形式
- 第八條 文稿之校對由各股編輯員斟酌辦理之
- 第九條 投稿揭載後酌贈本刊
- 第十條 本細則有未盡事項得由本部提交出版委員會修改之

月刊部職員

主任	郭燦然	程育和
政治	于惠亭	梁議生
社會	李安宅	楊蘊端
經濟	李錫周	馬仰曹
科學	劉廷蔚	劉席珍
文學	韋崇武	陸慶

月刊部投稿規則

- (一) 凡關於政治，社會，經濟，科學，文學以及其他各方面之研究，討論，介紹，批評，創作，翻譯，種種文稿，本部一律歡迎。
- (二) 本刊文體，不拘文言白話，均請分段，加新式標點，於必要時並請逐節逐段加小標題，以醒眉目。
- (三) 來稿如係翻譯，請將原文附來；如有未便，亦請將原題，原著人姓名及原著名稱，卷數，頁數，用洋文詳細開來，以便對照。
- (四) 來稿務祈用毛筆或鋼筆謄清，紙張最好用方格紙，如用洋紙亦請每頁只寫一面，插圖更祈另紙繪就，以便製版發印。
- (五) 本部備有稿紙，凡需要者，請來函索取。
- (六) 本部對於來稿，得加以增刪，或附以按語；其不願者，須預先聲明。
- (七) 來稿揭載後，酌贈本刊一冊或數冊。
- (八) 本稿之未能即時發表者，本部當代為保存，留待下期之用，但經投稿人取索，亦得先行寄還。
- (九) 來稿請註明真姓名及詳細住址，以便通信；至於發表時用何名號，悉聽作者之便。
- (十) 來稿不拘國籍，性別，亦不拘校內，校外，一體歡迎。
- (十一) 校外來稿，請於封面上寫明「北平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月刊部」字樣，並請貼以足額郵費；如有重要文稿，更望掛號寄來，以免中途遺失。

北平未名社出版部文藝書籍和雜誌

△ 未名叢刊 (翻譯)

1. 出了象牙之塔, 日本厨川白村著論文集, 魯迅譯, 實價七角。(三版)
2. 往星中, 俄國 Andeyev 著戲劇, 李霽野譯, 實價四角五分。
3. 窮人, 俄國 Dotoevsky 著長篇小說, 韋叢燕譯, 實價六角五分。(一)
4. 外套, 俄國 Gogol 著小說, 韋素蘭譯, 實價三角。(再版)
5. 白茶, 蘇聯獨幕劇集, 班柯等著, 曹靖華譯, 實價五角。
6. 小約翰, 荷蘭 Von Edan 著長篇童話, 魯迅譯, 實價八角。(再版)
7. 文學與革命, 俄國 Trotsky 著論文集, 韋素蘭李霽野合譯, 實價一元一
8. 格里佛遊記(卷一), 英國 Swift 著小說, 韋叢燕譯, 實價五角。
9. 格里佛遊記(卷二), 英國 Swift 著小說, 韋叢燕譯。(在印)
10. 黃花集, 俄國詩詞小品散文集, 韋素蘭譯。(在印)
11. 黑假面人, 俄國 Andeyev 著戲劇, 李霽野譯, 實價三角五分。
12. 煙袋, 蘇聯戲劇集, 曹靖華譯。(在印)
13. 蠢貨, 俄國 Chekhov 等戲劇集, 曹靖華譯。(在印)

△ 未名新集 (創作)

1. 君山, 韋叢燕著連貫的情詩四十首, 林風眠畫封面, 司徒喬插圖, 價
2. 朝花夕拾, 魯迅著回憶文十篇, 陶元慶畫封面, 實價五角五分。
3. 地之子, 臺靜農著短篇小說十四篇, 馬慈溪畫封面, 實價七角。
4. 影, 李霽野著短篇小說六篇, 馬慈溪畫封面, 實價四角。
5. 冰塊, 韋叢燕著雜詩集。(在印)
6. 建塔者, 臺靜農著短篇小說第二集。(在印)
7. 我和我的魂, 韋叢燕著對話五篇。(在印)

△ 其他

- 墳, 魯迅著論文集, 陶元慶畫封面, 實價九角。(再版)
- 關於魯迅及其著作, 臺靜農編, 插圖四幅, 實價四角。
- 開瑪的花園, 英國 Laurance Hope 的印度情詩集, 韋叢燕譯。(在印)
- 拜倫時代的英國文學, 英國 Gosse 著。(附插圖99幅), 韋叢燕譯。(在印)
- 渥茲渥斯時代的英國文學, 英國 Gosse 著。(附插圖115幅), 韋叢燕譯。(在印)
- 回憶陀思妥夫斯基, 俄國 Madame Dostoevsky 著, 韋叢燕譯。(在印)
- 女仙, 法國 Perraut 著童話集, 韋叢燕譯。(在印)
- 莽原半月刊合訂本, 1. 2. 絕版, 3. 4. 各價一元。

未名半月刊	第七期目錄	榮光之手..... 魯迅	十八世紀末葉英國文學略論 (Gosse)..... 韋叢燕
	第八期目錄	憶亡友愈(詩)..... 李霽野	渥茲渥斯與珂萊說吉 (Gosse)..... 韋叢燕
	第九期目錄	生底漫畫(一之二)..... 李戴	在獵人家裏的一宿 (Hebbel)..... 楊
		我的新婦..... 李戴	生底漫畫(一之三)..... 李戴
		詩 (Hope)..... 韋叢燕	詩三章..... 李戴
			歸國 (Madame Dostoevsky)..... 韋叢燕

地址: 北平馬神廟景山東街 電話: 東局二四〇一
 (海甸競進書社及清華大學合作社均代售)
 本校代售處: 男校二食堂下戴南冠